

水心先生文集

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古詩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送林孔英

東堂質疑是啓鑰西廂坐講水赴壑本朝合選經博
士萬里那投郡文學東風吹散石門冰吳人送去蜀
人迎雪山我、大江滿拖樓過之清又清

贈巖電隱士

近時術人多莽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去形不
拘尺直須防尋有在從來鍾鼎無山林老去豈復少
年心若言部位許虧闕已早騰踏非埋沉

送謝學賓

衰年嬾看客十卧適一起謝子何許來我屐屢折齒

貌閑神又肅論事靜而理紛然朝哲際莞爾諧宮徵
麟獲無怒角鳳去愁遯尾正應晚聞道不受血氣使
山頭蕨芽老未鑣庭中桂枝春已添巢由亦有藏身
地小厭聲名傍屋簷

何倫秀才親喪不能舉奠其親戚故人

之者

西母久未葬魂吟常夜嘶病婦槌心號血盡身爲泥
我死不自惜少忍賦有甕何當深九仞更與崇四尺

蜂兒捱歌

平林常捱啖俚蠻玉山之產升金盤其中一樹斷崖
立石乳蔭根多歲寒形嫌蜂兒尚麤率味嫌蜂兒少
標律昔人取急欲高比今我細論翻下匹世間異物

難並兼百年不許贏栽添餘甘何爲滿地遊荔子正
復漫天甜浮雲變化嗟俯仰靈芝醴泉成獨往後來
空向玉山求坐對蜂兒还想象

趙子容任溫州司法終日看冊子而事自理
又新廩儲糧功利可傳也爲賦讀書行率諸
友同作

法曹冗散人不管聞道自要紛華損常平築教米山
積讀書豈知米塵滿歸來依舊茅蓋亭焉得捨李干
時鄉不然天上讀書去蓬島瀛洲無限清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壁上陋室銘門外剪茅亭小市魚蝦散寂寂大江風
浪來冥冥郭翁雖老猶貌澤腹貯今古心和平只應

獨將笏拄頰清坐都不掛毫髮何必隨逐欄頭奴日
招稅錢三萬億前靈運後延年桑麻舊國常宛然城
類路闕總令好不知於人安穩否

送程傳叟

茂苑臺高春日明君顏如花楊柳青蕭條別離風雨
外楊柳自青君貌改誰知仰天想天公三辰五星在
心中老作海頭新主簿蜚氣錯雜迷西東去年無禾
雖種菽乞命只指今年熟家人未可便喜催少待上
司催結局

送徐景大

桃湖避秦之遠孫繞湖桃葉遮桃根父子聲名動場
屋綠衫手板桃花村相隨入南訪靈迹九日山重海

深碧韓公文高大冊印秦系詩清小磚刻我已衰殘
書不成有語安能爲重輕子今自出瓊瑰句南伯南
侯倒袞迎

題五畏齋

曹滕亦據南面權坐衙吏貼羣趨先敢云威福自我
出下有赤子高蒼天聖人迭興建皇極付祝長官尤
惻惻前碑持立示銘誠後榜七條垂訓釋冰清王令
來調琴四事未畏先畏心常將方寸勤管攝不與外
物相虧侵情防驕靡意防滿萬事須還畏爲本君不
見匹夫膽大氣如山風浪只在須臾間

懷遠堂

祖后昔尊御忠邪初混茫波行揚于庭直詞招自旁

盡鉏新法穢還拯疲民康白頭失路者冠服輝以煌
尤工抑外家減官卑輪箱墨然兩孤姪賦祿上團防
賜書課熟讀欽祗常敬莊盤筵化蒲莧歌舞諱姬姜
堂開瞰遠野惟見條山蒼不知天何意反掌異存亡
何人致顛覆使我同披猖胡雲半點黑汴水千里黃
飄蕭離宮殿零落趁倉荒三吳通葦岸中禁隔龍光
曾孫更寂寞泥裏弄耕桑風掀炊饑竈雨爛曬禾場
稍復卓墟墅漸能滿困倉舊居重回首欲詣川無梁
哀哉血腥泥孤兔久埋藏想其娶易主指說故侯王
時運從代謝形神終條傷翁今垂八十健悍嗔扶將
句中青玉案壁上烏絲行細抄四簷動繞看三伏涼
渚清蓮葉曉露淨菊枝芳鶴籠翅羽濶漁鰈波浪長

凜懷南狩日駭漬非一方當由后請命所以再隆昌
顛俊雖草莽象賢本虞唐不應女堯舜早已墜簪裳
勸翁善眠食神道分否臧會須詔飛下洗沐朝健章

報德庵

王孫生長安仁宅親見宣仁靖家國艱難身後茗水
頭奉目湖山非舊識孩兒負土成新阡手種拱把皆
叅天皇天報德無窮年蟠根翳葉截雲煙

露星亭

斗杓點翠爲此城四郊環拱來遙青知君欲覽衆山
小取塲磨就天上亭身心合於高處着萬象不語森
湊泊古今月色遞淺深志士可惜虛光陰

送高仲發

細君吁久寂季弟猶長貧棄我涉遠道策策傷心神
舍西三畝畝作急老自耘稻熟曾未割歸趁秋風新

明覺寺

雲山尖頭海潮湧九月天雪山葉重道人高絕但危
坐山魘野虎皆趨拱住山三載兩遭荒侍者餓損扶
參堂公村索米未爲恥莫令禾魚化龍鍾透水

送蔣少韓

昔子岳陽去我病不能吟久拋風煙句永結江湖心
子今岳陽歸惠我過始覲日月無蔽虧空水互摧激
濯足洞庭浦晞髮君山顛誰驚瘦到骨所要清爲天
部家豐屋求新縣象林金簞春風轉提壺未許勸人
留求言待上茅茨幾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鍾君文武隨所求馬上檄草兼詞頭五兵鑄就殺氣
動却寫三賦祥光流左踰陰山右絕漠漢地自厭胡
沙惡聖門歷歷宮牆深風乎不知詠歸樂作堂雖窄
海浪寬沂水何止八九吞當年曾點見真趣推琴難
挽由求論課也讀易夜參五香燼銷沉澄菴鹵東家
夢熟幾時知還有漁人歎良苦

鹿鳴宴詩

鹿鳴著周雅取士各惟時永嘉近千載文物盛於斯
賢侯奉明指荐棘鎖秋扉各寶難驟識獨鑒防群嗤
誠云得之慰重爲失者悲鄙夫素寡學已老謾將知
仰欣多材聚俯愧隻影躋晴霜萬里爾威鳳正高飛

朝陽羽翩翩春梧綠
鞋鞋新榮忌輕覓
苦節擔終期

潘廣度

秦聲嗚嗚何處村
楚些行歌愁斷魂
光風自汎靈草
碧朗月豈受頑雲
吞坐具平鋪佛叉
手空劫以前人
總有一文全捨絕
乘除得福便過崐
崙渠

送楊通判

花稀讓林稠
苗陳與田遠
共欣亦日寬
更咲餘寒福
窮閭多樂事
粲粲翠惺展
惜君盍少假
忽泛江流緬
三年網紀地
一意圭玉琬
矍儒道義深
傲吏威稜淺
山鞋蠟已就
畫筆枯未吮
不上鴈蕩峯
何由寄高蹇

哀輦仲至

老衰哭無淚
行歎復坐嗟
荒涼鶴鳴村
尚友初萌芽

當時各年少涉世迷驪駒中天懸明月爭欲伸手擎
朝語日再晏夜談更五摺君文蚤貴重蜀錦載胡車
離離三千首雅正排淫哇石碑富規製玉策垂芬葩
簡牘尤妙美一字不可加笑我自山野悲君混泥沙
古稱騷人窮留與後代誇昨誰寄音信已受南臺衙
俄然被彈射翻燎北塢畬李也守大玉千里畦稻麻
請登小芙蓉萬仞凌煙霞茲將隱者事亦乃期屢差
書來病良慰誓言指春華秉我烏臼燭淪以蔣富祭
那知是絕筆楊柳空白花頗疑魂氣升彷彿天之涯
多生註周易選認草玄家

送王通判

左原冢孫產巴東山靈地秀兼長雄自小赤心天與

通可惜五十方治中北風吹沙暗中渡不合吹君落
南去水有子魚山荔枝借我箸食前籌之

贈林秀才

乃翁掩親醪州里自云先世曾如此汝今謀葬無置
雖况有滿族喪纍纍春風未回萬山赤秋霜忽至凋
寸碧鷓鴣利觜魄凜然聞者應垂最後憐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方老昔爲儒仁義自愁煎決策從道士擺落科場緣
神仙事茫昧良得日高眠徐生嗣其風永謝負郭田
白欄已回施黃斃猶索錢書籍棄塵案笙磬來釣天
看鏡胡獨難超俗諒非少異花改林秀孤翮移漢矯
月華滿庭蕪闌沉霜宇峭親交生離絕空歎真苾杳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浮山昔飛至與羅合其巔嚴冬樹色改青松耀紅鶻
不種自生植屢伐常蒼然我病不暇耕行復觀我田
呼扶偃蹇後情護龍鍾先僮客四面集畦疇相勾連
敢云歲晏休翻犁趁晴暄民政今古殊憂樂豈異源
收身卧荒荆朗月前夜圓鵲懶附枝靜聽飢嗅床穿
為農悔不早時發棹歌旋

送鞏仲同

花溪初逢日苦短橘洲重尋意更長天催鵲鳴玉樓
去漱流不並龍洲旁春風忽高行旆起酒盡何如添
野水古來交契看老時與公安得輕別離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棄繻詆閔吏廣駭射高名方從媚子引豈料讒天傾
京師恩暮降蜀道險朝升執手郭西門惻愴難爲情
有山擎空雪有谷匝厓冰鳥樂謾後噪猿孤定先鳴
漢中王霸地從古鋒鏑爭崩推韓信壇闕落張魯營
感子奮衣去客猛意自輕笑我老何怯萬里今橫行

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昌甫仲正二兄

成叟自成身明叔志明時二士封村下飲醇棄糟醕
封村去綿邈二士天所遺琢琬而佩環染夏爲裳衣
高岡無長松結根空兔絲渚行枉又直帆掛昂復低
飯彼章泉菽羨以南澗葵沐浴明月珠數弄芙蓉芥
兩邦意氣合一唯萬論微羌余抱茲獨安得往從之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蓋縉雲最勝特

處市書名田役大費巨當用衆力一家不能
專也余爲作仙都行以堅其成

東萊龍川師道起一時話言猶在耳我輩勤苦常刻
心後生懶惰自迷己聞君相取黃帝鄉石簡中間穩
上梁搜翹索楚尋舊學閑睢師摯声洋洋書惟見多
參互解食要良田宜廣買俚翁有語人未知將醬裏投
鹽事終在君不見衡廬獄麓天與靈達士必垂千載
名山高海深產奇物他年古文屋壁出

送龔叔虎

寺暗莓苔深歲潦雷電塵問胡狝窮舍鑽燧煮菜蕪
苔云自孩童蚤識竈下梧送巡四十載翻着火上爐
今昔豈異能聞見終殊途德衰嗟教薄筆退伶詞枯

何以充我來往衆歸裝孤子父如練鞞子行如水壺
世惟春華翫爾用秋實繡去從孔鸞翔勿受斥鷃呼

贈趙李清縣丞

多生有奇姿名已在仙籍朝遊風后館暮返旌陽宅
五月涼如秋照夜干將白養之鋒鋒餘參魯柴亦愚
趙成父築亭上饒即用東里舊園傍曰魚計
秦僑洛寓隨南公新條復欲無開封亭名若有土斷
法鄭圃豈在章泉中舊魚遙應化龍去今魚且復波
間住人爲魚計魚未知今樂莫忘昔日悲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老夫一編未得妙頗以書多爲世咲舊友從余不復
疑樓藏萬卷猶嫌少書中之理甚周徧可惜有眼何

時見管葛楠陋空磔塞周孔深微常運轉樓東兼水
更兼山四時紅翠交飛翻付與兒孫好門戶光芒應
射斗牛間

送蔡子重

憐子昔參江上僚前功如日鬢蕭蕭莫輕小縣深谷
裏續絲運軫琴方調薄冰未隨野梅結和風已催山
杏發庾文露巧衆術同一心之純天與通

許敬之用余言作松山草堂然游山之意猶
未已也申以爲箴

許子家住松山邊門開路闢登山巔千年茂樹不改
巢百尺甘井常流泉堂中悄然人境絕時有剝啄延
矚仙天下之山皆若此捨而外求徒喪已卑能蘊高

而爲謙高能生明是爲貴芒鞋價長今安之撰履欠
伸吾老矣

送蔡子壽

彼友蔡氏子任也堪將相唯儔亦異材朗立萬人上
吾嘗扣其微事詣理亦暢兩露待堅成風波豈相覆
醢鷄發淺覆監虎背新樣侵尋墮老醜闡茸晏監當
繁霜生野色行李正悽愴恐子復未平因書寄無恙

寄柳祕校

頗聾早謝蒼亮碎火吃善著揚雄書籬風索索苦
晚山雨重重甘菊疎今人相輕多匿笑古人自許堪
同調咀芹嚼藻泮有宮先生手提終化龍

魏華甫鶴山書院

蒼雀有項我爲廬日君月妃霍下趨梳風洗雨耳目
醒玉帝詔許瞻宸居周公仲尼在左右勘點六籍開
凡愚曾經秦禍多散闕鄭箋毛傳悲紛如精神感通
若親授損益殷夏還其初憶君低回較天祿高論自
遣陳言鋤況今卓絕離人境妙悟豈可常情拘飄零
每疑夢魂到懍慌忽墮西南書韓呂之相以類聚程
張之師以道俱業調甘酸嗜秦尚肯逐象罔迷玄珠
分明憤發貫篇首端的鏤寫傳吾徒乃知山中新所
得慢簡閑編皆棄餘脩林遠嶺秋映蔽濃花近院春
扶疎彫胡已饋豆遠靜黃獨未斲筍籃孤垂竿桐江
笑短弱負鼎莘野嫌豪麤岷峨崔嵬留後拒滌頽突
兀惟前驅莫嘆猿鶴不解事與民由之誠丈夫

寄李季章參政

袞袞入蜀者借公兄弟名每求歸載滿頽屏去橐傾
鷄飛雖地控龍卧常天升惜哉坐時運久鬱時士情
文章何崛竒冬雷夏增冰德業又宏濟雉登應牛鳴
已著鼎飪利不共水火爭我窮未得死破釜斗粟營
誤蒙兼金重自視一羽輕唯當刮老眼雲雨看施行

送陳壽老

天台鴈蕩車接軫青田又促半潮近冠巖帶壑無俗
情秋幹春萸競時盡老窮望絕華軒過其誰幽尋穿
薜蘿更抽竒筆向雲射破的疊中千駕鵝古今文人
不多出元祐惟四建安七性與天道亦得聞伊洛尋
源未爲失閭風招手游太玄麻頭制尾中興年黃金

鑄印肯輕佩定把堯舜陳王前我家罄懸仰見斗斲
君紅旗魑魅走密房焰短夜苦長雪高水涿去無鄉

題鄭大惠詩卷

憶從草廬赴鄰炊澁雪攪筵糟涌漿要當醺酣活膚
羨不許雕刻妨肝脾何年兒孫錦棚裂金塗門扉玉
爲切吟中得眼萬象通浪吹狂歌總休歇兩家至今
住連牆讀書間鷄夜相將經明先入韋平室句好還
升李杜堂

送孫偉夫

我友晞顏人造道最勇決智校一驛敏書羸萬籤閱
吐詞春嶽麗景行寒泉絮良工制糊篋本爲郊廟設
便留刊字正梢上裨袞闕遠尋豐城劍虛負歷山月

發嫌梅柳催到恨桃杏歇親年過八表輿致經九折
紙迷版簿內稅役半緣絕云此新進士銓限凜難越
廳荒茅壓頂饌惡芹縮舌哥矣無情游自傷垂老別

端午思遠樓小集

憑高難爲觀樓居勢盡傾思遠地不遠空復生遐情
上惟山遶園下惟溪環縈此實檀清境豈以曠朗名
土俗喜操楫五月飛駭鯨鼓聲沉沉來起走如狂醒
不知逐臣悲但恃勇氣盈衰翁繭帳卧南風吹作稜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羣嶂倚天傍四環中峯受拱低伏蹲雲錦交流紫圍
外却注彭蠡如傾奔道陵已去丹竈冷今代符行妖
鬼靜孔師何事亦逃儒爲愛冰林雪蒙頂我居無山

冬不雪只受虛空滿輪月子能作意肯重來更待墻
東筭堪屈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茲邦異氣候十月陽屢暴清霜云幾何累日困祥燠
病羸諳吟暖衣履迷單複上印自懸車來諗蒙擊轂
東池屬草創斤斧聲未縮野蔓翳前庭中函數株菊
呼鋤不受柄善惡憂兩覆寘筵煨苦預憐我歲不熟
諸豪謁時彥靈美競龜玉學山留一塵到海空百瀆
慙無歌舞伴漫有鍼石勗意闌各東西微月耿疎木

送胡衍道

庭松雪外青檻梅水裏白正堪頰把玩何忍驟離拆
我老如蛻蟬隨葉飄重泉欣君整佩出直上穹穹天

卓茂冠天下王祥歌海沂奉璋承大禧顛俊迪深知
情胡萬難齊理或未貫中道不及伸偏質徒受亂
同人當同羣不止同其門衆金鑪鞠合一匠宋楠分
惜民當惜農不止惜其傭客主兩無怨政刑會時雍
三年心所親臨別語甚的已去寧再逢懷哉展其力
送呂子陽自永康携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
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發廩賑之

收纓古蜜浦抱袂生薑門九九書自註邀余綴篇端
久衰余學廢弥隱子道尊時維冬雷數雲雪常書昏
火把起夜色丁鞵明齒痕小邦肥疇闕鰕蛤濫充盤
椒橙失滋味糝絮勞傾吞詰朝報家問剪書徵阿孫
苦陳鄉人饑采蕨啖其根倉封井花滿淘米安得渾

覓翁如覓父願假東飛翰念之不遑處喟焉整歸鞍
我老澹百慮身世兩莫存欲私一壠潤豈救大地乾
西城柳搖搖北寺江漫漫勿令嗟來死以慰行路難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太學奏文夸第一國子先生裏行立嶺南梅花太枯
澁花豈喚人人底急爐亭雪深叫孤鴻傳書爲想明
光宮雲翻兩覆古采有不如堂堂金石守

送趙李清兼謝所惠詩

纍珠貫冰絲耿光發沉淵二千八百字字字入管絃
想攢風前眉應聳雪後有又言謫匡山五老煙霞鮮
著書滿破篋官冗鹽未煎少遲了上信別用綵繩聯

送陳漫翁

笠澤老龜蒙，蝸卧絲自裹。君從蓮葉畔，親領末後語。
憐我未得聞，獨滿授長緒。因茲服英悟，郁郁副奇許。
士於淪胥中，搏手架欄柱。一瓦不漂零，百世保風雨。
轉圜信無難，厥木猶有懼。高翔要深泳，厚積堪重負。
狂波浸三伏，回壑萬流阻。旅情方夷猶，霽色待舒吐。
樵峯濃黑散，藜岸微紅聚。進舟石門灘，小泊看佳處。

送戴漢老

隱侯之郡成公宅，辭流屈注回理窟。前輩淵騫晚凋謝，
後進由求蚤超絕。聖朝論士皆公卿，千乘何足留高名。
春風無痕萬情化，盡付雙溪舞雪下。

孫祖佑解元世友堂

雀尋屋角穿燕繞，簾櫳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

含德厚乃祖義完嗟利乘最憐常熟令續韞不盡施
温恭化羣從遜悌流深規一絲必同袍粒黍無異炊
感零天上露潤浹園中葵魚蟹雖芳鮮不如此菜肥
涼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惜子赤霄羽登君文石墀
撲斫吁已勤礪密審所宜諒為前峯近長映客星垂

丁氏東嶼書房

朝納檣上光千帙亂抽翻夜挑窓下明一字究本源
舊師蚤傳習新友晚聞見隣里疎聚頭江海勤會面
勿愛好鳥羽勿玩芳樹林書亦且置之獨自觀此心
茫茫未生前寂寂已死後萬變隨雲浮朗月住中壑
何物粲陳列所從定何時孔顏雖去遠聞道命如絲
白屋無怨難朱門不驕易每留先人樸不忝素士志

鴈蕩集長麓南北峙兩門委和被多稼永祚延餘昆
紅綠脩岸容冰雪淨空界蕙轉蘭亦回誰賦畫房外

端午行

仙門諸水會流下瓦窰溝中有吊湘客西城南北樓
旗翻稻花風掉蒞梅子雨夜邏無騷音絳紗蒙首去
虎長老修雙峯

九州大麓標山經早與天地同垂名鴈蕩初傳晚唐
世掩抑衆嶽夸神靈豈非龍伯所播遷海水枯竭久
乃成窮鏤石怪呈萬巧宛取物似羅千形陰秋陽嶺
何恍惚紫光碧巖長磨縈夜隨王喬玉簫發曉答矩
那金磬清聞者未到意已傾往往夢想驅風霆胡僧
猶嫌憇寂寞便房曲檻頻招迎強夫墜閣接雲漢却

補壞壁回丹青來車去馬謾孔總亭主自住誰爲情

毛希元隱居廬山卧龍瀑

毛子罵吳羲蜀山眇孤墳五老急招聘延留如大賓
龍分自眠地蕙帳饒珠蟻巖花開恨晚谷鳥鳴先春
吊古一沉思千載多逸民豈高一長望萬里皆積雲
子勇書印膺憂憤著弥綸曷不草露布從容靜風塵
低頭汲澗曲煮豆箕爲薪沮溺上之恥昔賢終賤貧

趙振文在城北相兩月無日不游馬塋作歌
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馬塋東西花百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廣
陌問以馬塋云未識醪醑縛籬金沙墻薜荔樓閣山
茶房高花何啻千金直著價不到宜深歲青鞋翩翩

烏鶴袖嚴勞引首金蔣後隨園摘葉煎凍酥小分移
床獻春酒陳通苗傳昔弄兵此地寂寞狐狸行聖人
有道賁草木我輩栽花樂太平知君已於茗水住盡
日縹聲搖上渚無際滄波羨自分有情碧落鷗偏聚
追逐風光天漫許拋擲身世人應怒君不見南宮戟
寶回何如趙子穿花去

周純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周子百未遇有兒慰眼前敢誇材調別自喜宣賦全
其守過老蒼其行通變權共看成蚤歲何意天初年
汝昔透胞絡衝風著筋孿和丹和乳燕煨附加蒸煎
所投烈藥盡始獲奇病痊隋和絕代寶氣命百分憐
問汝今何之幻影來無緣不許爺執挺壞滅同埃煙

此悲信無益此愛倍難捐不見趙幾道泣淚迸幽泉
不見孟良甫呌吻聒穹天汝爺自爲銘志欲金石傳
兼求我詩去刻在墓門邊

送盧簡夫

子昔蒿間從我游未曾一語相報酬文杏符非朝廊
具澗蘋况是王公羞子今欵往西湖上靈雨絲雲供
筆仗深思直道佐明君蟄雷震空天下間

贈祈雨妙閣黎

雨慳水澁從季秋倏忽春半河斷流有僧了妙能禱
祈直云天闕非人求朝誦呪夜安禪十陰九暗來纖
纖呪光禪寂轉相發潤澤徐乃通幽潛我老拜請良
獨難香烟鬱薄重霄間旁搜潭洞攬龍蟄鞭雷走電

開天闕天意豈令一犁緩人心正待百渠滿補天不
及人未知禪心况寂嗟爾爲

寄題朝宗新樓

昔時師友尚草創憶子諸父勤磨礱春臺自令車馬
絕桂樹未厭鈴旗重侵雲切月絳一炬擁坐排蒼青
幾峯莫云空洞豈無物讀徧五車江水東

和汪提刑祈雨

感格誰知汪仲舉步虛未了龍來語會稽秦望都洗
清越人喚作提刑雨我慙老脩無精勤累月喚龍龍
不聞水雨早禾貪結實一夕爛死爲泥塵

蔡尚書挽詞二首

總角都鰲頭老生甘伏膺白首參豹尾後出夸先登

東流看到海比風忽成水茫茫落簷花窮巷猶短檠
撥沙得黃金百鍊寫光影飛行日月上瑩徹肝膽醒
空山慘馬鬣何意重爲鑛余哀不浪施留寄長夜炯

題處州翔峯閣

九盤在州中萬山來四遠納於林第近尋丈未爲褊
日光既熙麗風氣亦清展悠然不離席所得甚宏闡
隱峯招伏岫騰躍俱赴眼下視田中禾藁粒猶可見
臨觀要親切亦復貴眇緬峽山絳線窄嶽極癯海眩
君看齊雲上往往無際限何當躡蓬萊一汎五湖淺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膏頭父之病救脚最所患軒其奮勇果榻復墮衰懦
伊人殆天力卓地挺脩幹歛入巖雲幽倏出星極爛

儼如姑射女娣姒俱整潔皎如珊瑚樹塵垢拭杯案
昔夸新龍首伏呂較蚤晏又推舊菑川耄老終佐漢
況今未六十急用豈爲晚行當奏苦疏朗壓諸儒冠

王宗卿荅春堂

春以喻母慈慈深春不知兒欲荅母恩恩重荅無餘
華堂頰有雲嶺隔夢裏分明與親劇阿連進奉新批
勅翠裘黃簡綠兄得朝騰巽章乞祠官願身暮歸怡
母顏老農邀君勿輕去萬紅千紫扶春住雨田自種
晴田收好是天留荅春處

送策路分

徭啾猿啣聞鳴琴十指如玉無哀音應憐聽者未洗
耳衡山高兮湘水深君今幅巾鷓鴣行切勿着帶羸

虎傍軟荷刺少離掉短折桐
多班露長

荅李制置

鼓棹恨不投淮流復傳侯摯能校謀西州卧龍出長
筭朝汎清洛暮營丘禹跡芒芒草萊遠實邊正在耕
耘滿中庭雅歌自有節豈效夷盍催熟衣北平漸車
淖不通白檀可越時未同待公刻就燕然頌我亦嚴
駕期無終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為贈

與子異州壤取友四十年狂心蚤探索出語乾道前
向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父昆刻意啼回鶩
不求寵斷豈有路直如絃計其所不為敵富逾百千
衆駿跨險遠獨鵠超眇綿謂當共驟服可以爭聯翩

誰知竟大謬寸影孤雲邊南省無姓名晚習自愁煎
家蔬僅掩豆野蝗來蔽天過我城西隅相視各華顛
寒菊已收花枯井未回泉人生寓地上蟻垤交折旋
中間較得失區區等浮烟喜君佳兒姪放筆追奔川
許身若卧龍斬蛟透重淵所虞氣力豪未受規矩鐫
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賢從今掩蓬華同賦歸來篇

上灘

篙師上灘時面作石蟠樣及其進尺寸乃在一偃仰
神禹不到地狂流終播蕩逆順本天力人謀不相讓
苦戰排三軍勢壓票姚將身在亂石中傾覆堪拍掌
誰云荷天衢鼠徑斷還往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何止超前代功陰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
黃屋堯年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決血洒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纘戎由子聖永命獨天知
鶴唳空虛警雲生仗自移時厭代之夕却下相傳有絲雲翔鶴之意上哀何以
柝卒代繼周時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儉德加文意雄才自武宣道終遺萬乘喪制盡三年
暫乞狂胡命常持復漢權全將一孝字高謚百王前
昔年叨上殿歎息動宸襟豈不人思奮其如天意深
帝王猶遇合南北限升沉尚有登遐日諸軍特賜金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領閣號親貴光宗始用儒諒惟醫國手果驗活人書
負郭可稅駕行田宜蹇驢相看滿川月無計遣長鬢
能事實偉甚謙終猶罕聞忘身貧出日斂手碎浮雲
天欲消胡運人誰靖楚氛未刊千字誅長掩一丘墳

陽復

陽伏兵潛動雲衰日界明近傳新詔綽重起舊簪纓
斗極回東指軍容直北營龍蛇多變化旋日看超昇

送鄭文赴建寧五首

過家鄉里敬將母士夫榮得失從人論行藏獨自明
百年中古少一笑萬金輕廉士吾何敢新茶可擷英
有志雖身健開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盡多見大名難
湖海方連旱甌閩適少寬爲州人不乏千萬強加餐

清廟圖書寶熙朝雅頌音頽繁三節召荏苒二毛侵
衣飲家纔足立園意亦深臥聽床下士時作武侯吟
海內言華墓功名動搢紳十年長隱吏一語必驚人
酒量新來減交情老更親公知如促膝刺把古書陳
屏棄誠愚分牢愁更索居若逢知己問猶解課兒書
地僻門長閉年飢菜自鋤相望無一事不是故情疎

哭鄭丈四首

道義秦城重聲名異馬空河汾談聖制鄒魯振儒風
有學堪經世無官可效忠浮雲公豈計吾道自伶窮
誰謂居今世無由見古人事親曾閱上游世葛懷民
德盛天爲侶慈薰物與春清風如尚想猶足洗囂塵
挿架軸三萬撐腸卷五千京都通百郡溟渤匯群川

深淺人隨汲東西意各便後生無復見媚學謾蹉蹉
憶在諸生列曾窺太史書泉蒙煩濬達槁管費吹噓
外宅寧成相生芻早吊閭臨風兩行淚愁絕向輜車
何參政挽歌

退食勤稽古當朝動引經人心喜偏側國脉要勻亭
二府早聞政三孤晚告靈羔裘惜光彩不肯到頭廳
晞髮滄浪上灘聲近廣騷綠園齊長柳紅糝半含挑
欲寡堪增壽閑多更養高佳哉鳳凰雛悲甚付烏號
宿昔叨殊眷尋常款直廬聽鷄催謁駕立馬待紬書
零落誰存者追尋昨夢餘何曾喚石介韓愈自狂踈

送陳糧料

萬里渥注出行天絕比倫能參大關鍵莫用小精

神鍾鼎身雖貴
簞瓢道未貧
梅情兼雪意
留在恰芳春

題費肅校書遺事

欲識隱居者
當年費懿恭
却辭金馬直
歸卧錫山峯
兩詔終不起
一瓢長自從
兒孫盡登第
勿剪舊栽松

送鄧諫從制幹

援引亦未力
聲名空復傳
終攜太平策
還上蜀江船
帆色掛曉月
橈音穿夕烟
滄波不盡興
收拾浣花邊

題柳山人壁二首

水北柳六一
家傳擲卦靈
秋清演漁曲
春近著牛經
掩肆花竹秀
排門柑橘馨
應憐喜功者
虛要峴山銘
我病屢移卜
山人不面謾
常言千日厄
未許一朝安

地上庸醫滿天邊惡曜橫歸根與復命自笑此何難
致政通宜錢公挽歌詞

蕭瑟梅花寵豪華不復還好兒須萬石廣厦剝千間
盡與詩書癖勿令統綺攀傳家自翁始留筆紀池山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疇昔省君病小車隨酒壺心惺賞文句語蹇困喑鳴
念子堪垂泣纍然失壯圖唯應看幻子空手縛於菟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亡以山宅須利既卷

殞而未葬也後五月乃克葬焉二首

可怕陰陽惡還驚日月道終成埋壁去不作坐禪留
兩洗一簞淨風翻千橘愁門前繫船撤宿鳥漫啁啾
嗟我與公同澹泊一生一死又淒涼經綸傳世止於

此老病着身行自當掛鉞斷弦從別調拂天野水渡
新航暮春未有風雩伴且閣遺編住家傍

西山

對面吳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
竹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更瞻東掛綠空翠雜朝霞
看柑

窈窕隨塘曲酸甜在橘中所欣黃一半相逐樹無窮
習啖成真性悲歌記土風慙非美人贈採摘恣村童

贈杜幼高

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
竒崛令誰賞羈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

待制湯公挽詞

縑藉知良玉，壘塩是大儒。單傳合上相，小却但尚書。
靈簡同歸處，遺簪任翳如。西風好，溪雨漲，淚濕塗芻。

吳參議挽歌詞

冉冉試百巧，栖栖終一丘。死期甘勸哭，時事不勝憂。
貧只藏書在，恩將別業酬。君用意絕身後，令名留。

冲佑大夫鮑公挽詞

幽人眇，何在。高閣鎖，重関。梅吟橋邊，月窮殘籬，外山
可憐清絕地。長憶笑談間，寂寞私塩港。漁樵自往還。

雪後思遠樓眺望

臘盡凍初合，風花江欲平。急從高處賞，已向歲前情。
莫與鬢爭白，試將身比清。樓頭接遠岫，歷歷正分明。

宿覺庵

宿覺 未謝殘山今尚存暫開雲外宅不閉雨中門
麥熟僧常餓茶枯客漫吞荒涼自有趣衰病遣誰言

贈勝上人

近日能吟者黃巖說勝師語生兼老筆體重帶幽姿
遺臘冰千筋勾春柳一絲方山最高頂不擬到茅茨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文昭有賢母白首教篇章義並三遷峻書成百卷長
古今歸石室筆削紀萱堂鹿擾烏馴處森森宰樹蒼

冲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誰憐張太守思職更憂邊濠水中間月光山盡處天
人應迷往事我獨採遺編莽莽乾坤裏冥知想慨然

縣尉林公挽詞

恨取一官晚，公人未展衙。空傳讀書苦，留與後生誇。
有子聯三俊，成名王兩家。會須酬貴骨，野燎報宣麻。

陳侍郎挽詞

生死悲懽地，長嗟付短吟。北門晨鵲赴，西甸晚鴉尋。
三品官名重，千年墓色深。廣東正思慮，疾激海潮音。

太令人胡氏挽詞

已刻溪西誌，潸然淚滿祛。軻喪嫌後侈，參養要前餘。
甫里送錦纜，館頭迎布車。爲題楓葉徃，蟲籀不成書。

題張提舉園

竹外萬雲合，荷心一鴈來。若無歌舞鬧，應有鬼神猜。
野岸鋤難遍，凶根煖易栽。前山未放入，好閣更南開。

送謝希孟

白頭趨幕府早已負平生未放鵬舒翼應煩驥歛程
驛梅催凍葉柁雨送春聲為語常平使開懷待子荆

送周子靜

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故里揪花別諸生柳絮迎
一雙開跡後六舞待時行子自調新律吾衰閱舊聲

林處士挽詞

尚平接馬弟髣髴記前身海闊元隨浪山高別領春
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順性無生滅君應了正因
錢知縣挽詞

送子三為邑十年嗟往來誰言債難了不與命同回
卓魯曾終留愛龔黃豈蔽材雲愁且暮雪雪打又添哀

送潘景參

久自知潘令經曾薦
彌衡居慚薄氣力何以助聲名
松栢非無歲
盍梅會有爽
又從沙際別
把酒候潮生

贈徐靈淵

歐虞兼褚薛事遠跡爲塵
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
盡歸嚴號令富有活精神
碑板荒唐久過看走四鄰

戴肖望挽詞

巖巖蕭太傅
蹇蹇鄭尚書
可惜流光晚
翻無急詔除
交情梅葉盡
哀意柳芽疎
只有安江滿
長湏夜月虛
老夫平生友
悲尋路轉迷
水肥應返釣
田瘦合歸犁
草與地蕭瑟
雲垂天慘淒
無因再商略
短日送寒鷄

徐靈淵挽詞

自卜西南宅始聞
幽賞多山供
暎門樹水獻
捲蘆荷

近局碁頻暗隣，萬酒屢歌誰。云祕此樂地，擲與流梭。

包顯叟挽詞二首

風沙江上宅，戶鹵望中村。密竹元遮徑，崇蘭早映門。
笑談看磊落，材力可騰掀。誰復知心事，滄波霧雨昏。
養志諸郎事，專經求夜殘。雖云綠衫易，更覺綵衣難。
客散碁奩閉，庭虛酒盎乾。無言慰孤苦，持此問漫漫。

林敬之挽詞

雜遝新河市，酸寒處士廬。甘辭魯穆饋，獨著孟軻書。
籬壞從兒補，禾荒付客鋤。永嘉新有志，莫遣姓名疎。

王運使挽詞

種虜昔逾塞，三邊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
卿秩恩雖早，即班詔已遲。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豐碑。

薛子舒罷官久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
男子行藏地自求難問天空多買誼學尖過馬周年
願改京官後常趨黼衣前太平如致了別造會昌船

贈呂縣丞

自得長宮後邑人詩轉工批書月屢滿覓薦歲常空
柳已如藍碧桃元勝錦紅終歸剡溪上舉棹謝東風

詹魯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九十人稀有追權盡橐金猶嫌兒舞拙不怕酒行深
寄鮒未垂訓設鷄先賞音維舟橘花晚霧兩嘆前林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蔡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講誦令幾日飄零隨隕風
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安得無交象與將吾道東

余知府挽詩二首

壽者福之首中兼典郡來聖知天上事磨盡世間材
此際靈龜往何方化鶴回所親都不恨有識自興哀
憐我抱空意鬢間饒白絲已從真率集那復少年時
柳糝春前葉松鏤雪後枝建炎無故老難話省方悲

趙知縣挽詞

僧館經年學書藏盡日抽空聞割鷄笑不見化鳧留
瘴月曉還落蠻雲冷未收西華夜來雨淨洗一生愁

趙清叔挽詞

昔我共筆硯知君賢弟昆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
忽與鐘聲盡長悲暮色昏多年趙家府銷減惠王孫

贈聽聲歐陽承務

無心立臧否有術驗榮哀舉世聲中動浮生骨帶來
彈輕知福地效小應靈臺笑我老何及是身惟死灰
送包通判兼寄滕李度

風雨逍遙地衙排印籠新鈿車分路闊寶瑟聽歌頻
燈市曉侵月花田晚占春却過張翰宅方信有閑人
趙尚書挽詩

材業將時偶聲名闕寵新文昌留不住大尹政通神
力說和戎好從撩相國嗔春花挿秋鬢還得自由身
江北江南曲吟高許和同相迎黃篋浪失笑白蘋風
老病猶貪活漂零各隕空長懷洞庭橋買宅傍墻東
周宗夷東山堂

城嶂標辰極誰家特有山偏憐東嶼好只對此堂閑

動石低簷住流鶯拂檻還仙閑鎖瓊海幽夢或時攀

丘安人挽詩

左司遺事遠介婦古風存業廣添新宅儒多起舊門
真亭留壽影雲物護山原我欲攀車別衰殘阻故園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鴈蕩詩後

隱劉甘隱淪老郭亦離羣自鎖魚亭月同穿鴈蕩雲
排峯造龍質懸水迸簾紋百種聚奇惟從君句裏分

送戴宣子

爲愛千竿玉垂陰似古城弟兄俱挺立文獻各標名
握粟親年晚浮家越浪輕相期早得意遠伴此君清

題仰孝廉事實後

孝子久傳名誠通物表靈當年虎失猛此日竹還青

墓壘無留菽庭荒枕舊廳
惟存古題誌寶惜勝如經

贈盧次夔

家住東郊深能詩人共尋
水梭間道錦玉軫斷文琴
城漏宵添滴總花晝減陰
新涼白頭句清甚費悲吟

送趙幾道邵武司戶

無灘秋水平有句官曹清
楊柳欲落盡菊花愁晚生
書多前益智文古後垂名
功到闊深處天教勤苦成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結佩聲名遠懷沙興託深
惜無長綆繫終使夕陽沉
蘭省空頻召桃源不再尋
雖傷有北毀難減是南金

贈鄭秀才

文苦意尤切色低聲轉微
三生住淺土一竈阻深歸

藝圃筆鋒掃侯門塵柄揮何漸素車集回繞絳旌飛

贈李秀才順之

怒漲爭茅竹安流節斗門行苗存水則縮板護河源
士李昔陳義守奚能聽言便當生廟食禾熟賽鷄豚

送侯居父

宅古竹陰晚書殘燈焰稀深知靜者趣轉益宦情微
別殿行催甲休工坐掩扉御前清切地重得薦皇闈

贈高竹有外姪

娶女已爲客參翁又別行相隨小書卷開讀短燈檠
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須將遠遊什題寄老夫評

贈夏肯甫

自識賢尊熟常將遠到期忽傳千古信虛抱一生疑

恨菊來何久，愁梅去轉遲。應留起春蟄，詞落未堪悲。

趙知府母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生死已無憾，抗人休淚傾。惟留不盡德，常動故鄉情。
霜淨水方落，風高山轉清。閑思與令子，幕府再同盟。

沈氏書堂

應與石渠竝，文疑金匱存。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
我老行罷讀，君材重細論。猶言無一字，大道始歸根。

薛子舒墓

悒悒西門路，樵歌占晚雲。憐迷玉弼宅，蒿長孟郊墳。
少病憐醫錯，題書與父分。又言重把筆，兼欲使余聞。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即以名庵。

平生意外事，身後有誰知。魄靜雲稀出，神游月共移。

湖南圖書館藏書
章書藏書

春茶翠旗展霜荔錦擔垂更欲添幽興惟消桂幾枝

施翔父掌教長沙

著蔡義前識簫韶拜後音追回賈誼貶喚起屈原沉
湘水汀烟闊梅花署雪深余行陳迹久因子一微吟

送劉幾道惠安尉

少年嘗苦節從我北城隈麗日明文苑繁星讓斗魁
垂垂綠綬晚冉冉白絲催更莫游仙去鯨波奏凱回

送陳約甫知永豐

四十未朝蹟三經館縣章嫁頻知子熟醫老悟身嘗
菊趁行時色梅催到日香還欣肺氣減中熱變為涼

王松監令人挽詩

頗憶朝除禫俄驚夜徹惟自堪從子住何用與夫歸

起隧新藤茁重華宿南排通家只今盡老淡逐風揮

奉送周知錄木叔秘監其舅也

謝傳悵何遠羊甥良自嘉帝卿沉迹顯圖戶衆縲誇
釣吟客星雪林疎處士花衰年怕分手閑發岸頭沙

葉路分居思堂

葉媪開新學向人飯野蔬明經傳一相考古付三餘

苔色迷青簡蟲文蝕素書君能葺遺址堂宇勝於初

苦說諸梁後著纓富遠孫白袍雖屢捷黃榜未霑恩

淡沱磨冰硯蕭條倚帳門嗟余忝宗末老病不堪論

葉文翁再薦不中第駐兵永嘉暇日必從子游傳

聞善論而恂恂衆人中無異寒士初衛國夫人黃

氏君之五世妣丞相頤高祖也少而慧居建義李

以教後進丞相既貴以爲夫人之報焉君因義李
故基作居思堂請予賦之嘉定十四年六月

王通判挽詩

祖德風規近詩流句法超已多山邑政恰少省郎招
旅館身俱寂傳家道未消長令漢揚震名逐左原標

林簽判挽詩

作邑有何好利民翻害身怕回湘水月驚失象臺春
暮草已多碧園花空復新更嫌鶯自語幽憤不勝陳

送張知錄

門闕飛龍後家聲入館前身饒太常第客欠廣文壺
流落無先譽遭逢有宿緣炎洲路多少謾數去鴻遶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此卷中各篇皆與前卷下篇之類蓋此十四篇皆
文藝雜著也其間如青夙論友人及論學與國體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前集

律詩

章貢黎諒編集

送鄭景望二首

兩地旌旗一閩中十年監牧九卿崇安興瀆就東南
養遺俗將陶雅頌功愛護元身如寶玉節宣時序戒
螟螣遙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逐煖風

江左諸賢盡凋落邇來名字未深知願公年德加前
輩救世勲庸莫後時國重四維人建立天遠一統道
藩籬彌綸康濟何曾極自古忠臣不遠期

曾晦之挽詞

交游盛處失駉駘筆硯窮時縮碧蓋驥老尚能舒駿
送龜潛終不慕芳甘壽過捌拾人人羨恩在鄉閭事

事談埋没平生無限意夜深蕉唱起溪南

次韻喻叔寄九日

遶湖秋色去茫茫塔立峯端表自強因上茗堯覽吳越逆從開闢數羲皇暖風駐帽嚴公會早閨勾花絆客觴閑却陶潛玩幽獨可憐車馬共誰忙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語爲贈率易鄙句爲謝中洲之中十樹梅蟠枝着地照蒿萊即非無主憑誰伴自不衝寒要早開午蝶只隨游子意暮茄難寫遯夫哀幽懷寂寂天應咲棹向歸帆雪滿桅

送劉德脩時在京口

日日秋風江倒回江邊執手重悠哉兩山只欲當中住一舸還應却下來說與蛟龍息豪怒亦令鷗鷺少

嫌猜吳頭楚尾何時極黏就前詩併展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君今結束歸何勇我獨棲遲去不能江水入冬猶浩
蕩風帆逼歲合騫騰相逢論事信徒爾清坐失心嗟
未曾想得彭州退公後夜窓重整照書燈

送潘德久

每携瘦竹身長隱忽引文藤令頗嚴聞道將軍如卻
穀不妨幕府有陶潛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
倍添未有羽書吟自好全提白下入詩奩

樓叅政挽詞

外補何多只近州却於中禁贖淹留晚叅國論非無
樂苦說時難更有愁天下知心古來少人間此夢覺

應休自嗟不識鄞江路清淚因公寄海流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餘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鷄露啄堪幽
伴蘆葍風乾待歲除與僕抱樵趨絕澗隨僧尋整禮
精廬不知身外誰為主更覺求名計轉疎

趙路分挽詞

平生王孫志太康承家孝友更溫良鴻冥鵠舉須言
命桂死蘭摧不斷香古有失時堪恨惜從今虧處取
酬償佳城况遇朱公子大旆高牙屬令郎

陳益謙挽詞

余與益謙居相望疇昔雅相揖而已益謙死其子
以書求哀挽言君之材與學皆余所未知也訊之

王成叟信然乃爲作此詩

舍南巷北水同流
稻菽參差各自謀
不料多材能轉
物更憐無地與
伸頭蛛絲委架
詩書愠鷺羽空
陂
蕭愁好在夜深
明月滿人間
地下兩悠悠

寄呂巽伯換酒亭

瑯琊初址未完牢
猶倚虛名用我曹
自可全將醒前
了何因禰向醉
中逃艱危未肯
當時共誕逸空
傳後
代高還有遠孫
留墓側繞亭寒
葉夜騷騷

併工

併工催作趁春前
又值春歸一莞然
新筍頰能長數
尺晚花寬與待
明年回廊寂寂
爲苔地後塔陰
陰造
兩天生睡不驚
還自覺鬢鬢將
老到衰邊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逢重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處
看馨香聊向小園誇討論搖落生光怪暖熱風霜與
麗華正好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

次韻韓仲止

塞戶低眠畏北風詩來喚起自江東林迷久已隨牲
鹿磬止何曾有漸鴻常日錐刀希楚富十年鉉繫諱
丘窮莫將新意翻碁局一等成虧付國工

齊國太夫人挽詞

風樹秋悲乞暫閑壽星宵隕幾時還子同房杜經綸
地夫在荀陳伯仲間恩重七封開表海行高三美勒
名山猶言未足平生養者即元台恨莫攀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玉質金章映海濱
養成天德異凡倫
曾顏竊眇闕前
聖管葛麤踈
村後人惆悵窮途三訖矣
吁嗟厄歲再逢寅
送公何物堪將去
留在埋銘石色新
飲冰那得不醒然
北看成南醜
又妍建策須爲萬世
慮孤忠亦有一身全
星文忍向生前墜
夢事方從死日傳
莫指鳴山歸路熟
青林黃葉度年年

許相公挽詞二首

容成堂上光華別
謝客巖前意象閑
身到三台良未滿
年添九老定誰慳
高期落落塵囂外
苦論喧喧醉夢間
我欲爲公深著語
桂林芝樹不同剛
行露空多曉色催
夜香燒斷作飛埃
松江贈好憑誰

憶金谷花濃只自開
玉女雲中應盡去
仙人霧裏更
重來千年一判
禁銷得涕掩寒塘
錯莫回

送丁子齊主簿

明經六十未收料
自取南官計若何
來歲須將一戰
霸浮家今厭百程
過預愁菊葉行中
破還喜梅花到
後多從古功名致
身早誤隨陶令晚
蹉跎

丁少明挽詩

枕吟秋山不記年
時時逸想醉看天
吟成絕妙驚人
句散盡蘿浮使鬼
錢萬卉有情風煖
後一筇無伴月
明邊新來王子碑
能說筆意堪將此
共傳

宋仲方遊吳袖文索詩為別

九曲絃歌滿巷傳
儒林聲價有誰先
昔憐少學隨翁

久今喜新文信汝賢
刪後畫前元未聖
南花北葉定誰妍
終期猛進一篙力
透過龍門急水舡

毛密夫挽詞

我昔髫年侍此翁
自甘窮僻古人同
道修白業曾先悟
官近青雲却未通
庭長嫩蚪新感雨
徑存衰柳舊搖風
世間榮落私情盡
留得清名是至公

直院中書莫公殂
往哀痛不能成文
輒留小詩
灵几并致鱸魚金柑為奠

閣老今無地上身
黃麻紫誥兩沉淪
虛懸東嶺來時月
難挽西山去後春
試割冰鱸猶脆薄
重殮野橘尚甘辛
最憐趙子同心事
相看題封淡染茵

薛君季常挽詞

汨羅謾隕離騷經伊洛源流今更清自別三年無信
息忽驚一日有銘旌乾坤未放虛空壞蜚觸猶須事
業成桂樹團團半丘土春風還許爲君榮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彭澤西山天祕惜淵明未敢發幽緘始從石尉兼王
尉洗出前巖到後巖也只暫時供步履可能終老仰
朝衫應須却誦歸來句重把家園草自芟

送趙提幹

與君中外情偏厚嗟我龍鍾志已摧豈有尋常墮泥
滓不教宛轉助風雷花枝買笑前村越柳帶牽情別
浦催細雨酒亭東望處應將新語寄潮回

賀縣尉

端麗還有此人風大雅元非楚士同此日深探應徹
底他時直上定摩空離家杳杳百難外過我昏昏三
伏中籬破屋荒無路入荷花招手席門東

送曹潛夫

東南作闕數年徂遠遠參司到蜀都元帥幕中須受
辟生羗界上也分符閑吟杜甫詩千字時載楊雄酒
一壺只我衰殘望君切杜鵑聲裏認歸塗

謝李叅政因送曹瀘州寄簡

大夏元須獨木枝李公補處屬良時千年立國唐虞
上一念勤民禹稷思恨昔寡聞空自誤况今消盡有
誰知雙鳧雙鴈蕭蕭影孤嶼亭邊正着綯

贈李秀才肖舒

帆來帆去海中山自笑懼仙歲月閑忽值巡遊防豕
突也叨扈從識龍顏寺傳弓劔烟嵐外門掩詩書浪
泊間待得諸孫上金榜九重高拱報堯班

郭伯山挽詞

兄弟窮經各一時百年義塾尚留炊講燈常照鶴窺
坐壇杏半紅猿揀枝未奏邊功明主惜將成京秩故
人悲挽君已老應先盡安得埋銘更後垂

題王叔範自耕園

自耕不要從人得知在廬南第幾街吳地于今說佳
麗浙人自昔巧安排包留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
滿涯必想新園名字出故時臺館半沉埋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曾經天語贊華簪應是忠多報獨深寂寂孤鸞為羞鑑
影輝輝雙鳳失梧陰冲心自與家規競空性都無世
網侵聞說埋銘親付祝照碑斜日下寒林

送郭黃中

鴈山削玉上青雲仙侶常游遣俗紛飛鳥可無能少
駐洞簫何幸復親聞看承下力恩尤重賓禮高賢意
自欣忽憶門西貧士宅蟄雷繞甌黍初饋

劉孺人挽詩

嗚嗚當年女手縫一家從此更雍雍性安於善行無
迹兒自爲銘筆有蹤聞說湖清見龍首還疑墓長尋
雲峰哀情變化何終極留澤凌霄絳遶松

張提舉挽詞

令祖親扶日馭升孫今喜復似翁清恩波再入淮流
滿信節初傳嶺外名夏木千重添野趣秋風三疊寄
幽情長年慣唱漁家曲難聽茲晨蒞露聲

薛端明挽詩二首

可但補闕名官日不逢引裾強諫時上朝有疏天常
納下殿無行誰獨疑論道何如出綸晚督軍頗嘆封
侯遲凌烟畫手今寂寞荳蔻林高荔子垂

冰稼初融闕月沉英豪四坐地爐深爭看塵尾頻揮
處難了朱絃未盡音惟我輕談當世事知公默會古
人心空山穩對梅花宿錯向林逋墓裏尋

送林子高

老我追隨亦賸人研軒標格久成塵意先遠水常趨

海節與修篁自作筠諫死舊知欣有信漆坊新隱嘆
無鄰梅花應待行時發野岸山房探得春

塔頭林君挽詩

之河繞浦各紆縈結束樓臺穩更清全與好人修實
地任教流俗趁虛名兒應自了書林債淡苦還滋墓
栢榮今歲田荒望周急鄉村憶着倍關情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寄來南嶽第三藁穿盡遺珠簇盡花幾度驚教祝融
泣一齋傳與尉他誇龍鳴自滿空中韻鳳味都無巧
後哇更信不留何遜往評君應得當行家

送來知錄

與子比鄰計未疎河梁新駕月明初老人輕作三年

別強記難忘一覽餘
鄴相喜材添局務
寺丞引類借朝裾
只愁戀着衙樓好
回厭家山道不如

和王宗卿白兔詩

鴉帶初陽照廣津
兔隨斜月滿虧輪
瑞登韓筆名尤重
喜動歐吟事轉神
不道竒毛妬霜雪
應知雅意合松椿
龜年鶴歲猶嫌少
獻與尊堂別紀春

李處士挽詩

憶吟詩句與君兒
曾說高宗涕自揮
兩地兵休重富樂
百年家活共輕肥
多留螢火明書案
閑看魚簑傍釣磯
身內已無塵土僻
霜卅雪塢送將歸

衢州雜興二首

玉研朱弓不可尋
暖風催綠麥成陰
越山行盡見平

野江上水流無逝音地跨京師都邑壯俗兼吳楚智
謀深詔書寬大邦人誦知有賢侯緩轡臨
愁梅野雪掃成泥桃李紛紛照舊蹊行子束書輕駟
馬主人炊蓐候鳴鷄百年囹圄荒蓬藿萬里耕桑接
町畦堪笑腐儒何用此只今飄轉楚江西

送劉晉卿

草黃木脫何所適使我感歎生百疾天驥屢為鴛駘
笑良玉空遭砥礪黜少年莊志思絕塵只今作計常
後人明堂巨棟吾何有護竹養花甘隱論

七言絕詩

題閻才元喜雪堂

東來十月黃塵滿霰點霜花總未堪恰是使君誠意

足帶將臘雪赴荆南

平壓龍山五尺危墮爲何處避陰威漸令融罷春泥

軟麥浪黏天燕子飛

簷角低張小凭欄霏霏只合對高寒他年認得名堂

意不作銷金煖帳看

除夜元日連登煙霏樓

巖蠻寬去靈虬寺水竹低橫處士園此是蘄州無比

好亦如剡下好山川

摧荷禿柳不勝春脉脉荒堤數過人我若有材能速

化應將地巧答天真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

膏火無光已累年歡娛少味是窮邊強吹簫鼓迎烏

帽勾引遊人近酒前

十夜茅簷宿凍雲商量送臘又迎春併將束蒿熏天
焰回得陽和捧日輪

艾褐家紬闊裁抱孫携子看燈來餘甘暫棄從教
覓莫鬪機心漫自猜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即中嫂恭人

岷江諸峯如獻酬岷江潭頭紺碧流不愁水生勸人
去只愁人死送山休

誰家雙旆揚春波黑頭中郎宰相科有兒有女後應
好同亢同時今奈何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來詩

試向遮巖擁壺時弄絃調軫按前徽未須寫就多情

曲饒與閑雲自在飛

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生薑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
淨杜傾城同襖飲法明闔郭共燒香

我久無家今謾歸賣田買宅事交遠
填高幫閣爲深費柱小簷低可厚非

雖有蓮荷浸屋東暑煩睡過一夜紅
秋來人意稍蘇醒以惜霜前零亂風

拒霜旋挿花踈踈甘菊新移日
曬枯花草只今如此在幾時寫作會昌圖

聽唱三更囉裏論白旁單漿水心
村朝回再入家家浦月上還當處處門

吳翁肥遯逾七十木老芝荒手自鋤
惠我篇章成錦字西鄰得伴亦堪書

詩悼路鈐舍人德久潘公

詩人冥漠去何許花鳥相寬不作愁
蒼舊只今新語少九原喚起常蘇州

風騷閩域自難親隨世聲名未必真
更遠更疎應不在山諛水語記精神

憶昔論詩不自鑄上規雅頌復誰先
此絃合爲何人絕重撫遺編一慨然

柯君根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
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土淺難藏夢裏身春花秋草幾悲辛
無人爲買南山

麓月九風樞作好隣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疎籬判霜剪露裝船
去不唱楊枝唱橘枝

琥珀銀紅朱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和
氣切莫多盃自害身

鶴袖貂鞋巾閃鴉吹簫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崢水
北不妨歡樂早還家

贈道人

赤脚蓬頭古觀旁沉迷人海意茫茫公卿見了無奇
特更說長生別有方

過葉威仲不值

菊苗新擢馬蘭叢
柳老吹花拂掠空
聞說先生過山
去釣絲無主繫東風

余泛舟不能具舫
創爲隆蓬加牖戶焉

雖然一棹匆匆去也
要身寬對好山
新构蓬牖高似
屋諸峯獻狀住中間

鋤荒

鋤荒培薄寺東隈
一種風光百樣栽
誰妬眼中無俗
物前花開徧後花開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
得劉碧雲

相法

南蕩書林長吻蘿
碧雲鞋底屨庭莎
從今湖海須行
徧眼法雖親要看多

潛經閣

當日先生住一軒手抄六籍自忘言至今遺墨如新
寫付與樓居四世孫

題施緬被蔡宣義所截孫太守褒諭帖

乞子駒駒暖東軀押衙得得奉親書孫公已去蔡公
死近日鄉人莫不如

劉氏女自誓為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漢上洪波不可親夔州華髮自嫌貧世間浮想如枯
蠟還向虛空嫁此身

送蔡學正

鍊盡剛成與物和崢嶸夜氣合清磨好溪新漲連天
綠近晚無風亦不波

奉酬般若長老

簡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
女塗紅染綠未禁春

營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曙色熹微已出門擘浮熱眼相旁人不如睡足朦朧
起留得沉光看本身

衆議留李師煉丹既而不果

火養經年汞未收病身還向急時求道人別覓安爐
地今夜潮平下館頭

下僊看梅

背人遠住奚師塢何意追尋特特來更要明年此時

郎溪翁相喚不相猜

隨山的的五千樹，慚愧識花人。姓施說佞龍形，都不肯。昨朝新見水沉枝。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一從屈原離騷賦，便至杜甫短長吟。千載中間多作者，誰於海嶽算高深。

絕疑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兼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諸賢何得更垂名。

江淹雜體意不淺，合彩和音列衆珍。揀出陶潛許前輩，添來庾信是新人。

草堂四松看摩空，灤西千果交青紅。似須隱約住蜀道，可惜奔波離峽中。

題學海樓

夜誦都忘浪枕喧
爾家江月舊樓存
新來轉使朝宗
近目送風帆到海門

張總幹挽詩

長年官食旅邊州
當路知音不自由
薦墨雖圓人已
寂半輪斜月返新丘

翁常之挽詞

晉晝唐吟老愈奇
堪嗟動轉是風機
幸能栩栩形中
去何不濛濛夢裏歸

秀峯插天下
回溪曾送郴州路
久迷更欲扶衰爲公
往葛陂龍化的盧嘶

陳待制挽詩

喚作成虧總雪消
等閑好惡任風飄
齊疾自要乘千

駟顏子何妨飲一瓢

已報西川落那邊
倒盃索賭計茫茫也知漢北餒糧

聚能使江東保障全

昔年行住偶相同
捨策追羊徑未通
只麼空歸在何處
一竿紅日海門東

世事從來半局碁
夜眠還有不應時
時巖橋畔船辭
柁兮水觀邊花發枝

送鮑賓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
贈子驪駒媿不多
古柳渡頭音調
別滄浪聞處夜深歌

請推耽住水陸院

宰官不管僧閑事
北秀南能恣未親
說似隨緣耽長

老這回住院且由身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閑誤比游絲轉境勝空疑濁醖流我亦輸君聞早
覺醉吟都與句中收

送別李毅高宣教

堪嘆媯皇六葉孫直將豪武蓋諸昆黃金散盡身如
寄閑管春風白下門

送黃巖二陳秀才

一雙璞玉稟天和遠向東州就琢磨待得求無痕銀
相莫言功用不須多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絕岸遙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車馬妨來

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蔡良甫觀頤堂

觀頤有二義士窮在下安分內足而不希非意之
獲歛躬退守而不顧因人之榮所謂觀其自養也

蔡君近之

不多花卉春長在粗有田園歲自豐為問靈龜千歲
訣此中風味許誰同

章仙姑

栢水為糧自療饑春江千里正逶迤應知偃鼠歸休
地不在神龍起蟄時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蕩裏舟輕指外沙夾溪簷蔔正催花南風借典迎親

便未離家時已到家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我住瀟湘獄自清
囚衫蟲蠹雨飄零
如今三院更幽寂
閉戶勤書花滿廳

郭宰爲鄭全真歿買田以贍其後

鄭生在日常無食
身後恹惶又可知
郭象有緣天付與
新租滿確不言飢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海濶淮深萬里通
吟情浩蕩逐春風
却尋斗水龍秋住
裁剪雲煙字字工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鍾

寺寺簷花院院鍾
誰人肯顧此山中
待看窈窕廊陰

裏攏袖踈槌荅遠風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
三峯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

封侯無例乞名山只許幽人獨占閑若會當時與君
意林泉合在市朝間

直南正竦三竒峯更著東西紫翠中面面攔干太親
切要看烟雨澹空濛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須知兩角怨蛙升即是千尋綵鳳鳴滄海定知伸縮
處君看黃潦漫虧盈

薛巖州挽詞

瘴雨蠻烟盡掃清釣臺方軌淨無藤堪憐獨立滄江

上不許朱轡更一登

送胡彥思

秋旱兼春處處祈微茫欲雨又還非汝行恰值此時
別不到爲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遣吏向前迎存齋儘問深深
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絃貴應誇作賦奇無牛也復詠周詩長官况自清如
水說與邦人共展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女仙家年與鍾馗宴與花欲度世人無妙
訣睡長留日住簪牙

送王宗卿

米多糠少賀豐登
蓮吐雙花麥五莖
別有到家呈瑞處
繞籬黃菊向人明
久遠曾聞膝前勞
翻得龔黃意外褒
但使親年多過
百人間一品未爲高

題方武成詩卷

聞說莆中方左
年登二十便長吟
鬼神送與天成句
不道思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處
看君步步邁前峯
謾呼賈島爲同杜
莫遣陶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陽義

二嶺插成翠骨堆
一川畫綉徘徊
三年塵土無人

識山水虛閑與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村尋常風景不堪論等於天壤中間
住草醉花迷共記存

送呂子陽二絕

七峯斜轉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生怕被君題寫
盡更流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嫌貧浪蕩空多未許春放出江邊無數
橘半黃半綠惱騷人

徐師皇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催
買忽林要倍難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貨以子

錢界之

彈丸舊是吟邊物
珠走錢流義自通
認得徐家生活句
新來欄典諱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鈞
萬頃無風一水浮
長怕舟師深擊楫
自令洄狀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疑庵裏押衙石
塵外堂中急就章
猶有春風爲披拂
看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庵

寥寥夜角難禁夜
滑滑山鷄只記昏
風景不隨人老大
蒼松無語對脩筠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鷓鴣收聲避鷓鴣
田家蠶麥已知秋
西湖風物無人
共時有跳魚入過舟

繫弓聽樂心肝盡
拔劔論功目眦豪
鳴鳥不聞千仞
遠搏風鷹隼頰能高

舊讀愷歌追小雅
近看羽檄過西京
中興文字湏公
等容我春山帶犢耕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袞袞紅塵五月留
來時落木不勝秋
只今春事濃如
許萬里滄浪又一舟

魚龍遠避水光浮
草木怒長山意豪
獨立和風清宿
酒晚雲收盡月痕高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莫驚何處有田求二
頃向來三月決歸耕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前集

記

章貢黎諒編集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樂清之山東則鴈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有竒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之者黃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爲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島嶼縈錯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翫其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饒善詩義充從岳文捷皆黃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

仲參爲子余時雖尚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間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而記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蓋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爲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偏駁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治何不可致之有哉他日仲參忽來謁余叙其所以爲別者蓋已十五年矣問其舊人則擇饒義充從岳文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草木衰謝不復可識因相對感愴久之問其院之興廢則曰門廡殿堂庫湎之室昔以毀而缺者今粗具獨轉經藏屋廬闕麗像設精嚴殆爲一院之極此今之所創而昔之所無也於是仲參請曰此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言命余輟其學而爲之者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

廢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所嘗游而今問之之悉也
蓋爲我記焉余既嘉其以成先志爲孝而重其申故
舊之請且因可以記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問其
院之始末則曰始建於唐之龍紀爲廣教集雲而今
名淨慧者大中祥符之所錫也其在政和嘗易爲道
士之觀而後還爲院既還而睦州盜起焚於宣和之
三年而淳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
十一月

江陵府修城記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戰守
之具曰美哉丞相衛國趙公之所爲也公莅荆六年
不趣令暴興簡緘細苛壹於無事繫楚邦保障是急

詭大力難爰集茲緒卒有功庸爲方鎮首家銘史冊
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者將何以昭丞相之勤
久荆人之思某實受任代公其無泯缺之懼既乃謂
某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始江陵息靖康之難伐
焚蘆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垂五十載漸還故
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頽塹莫補莫續驢馬之馱可
徑門闕之闔不楔也前後守者以役衆費實不敢有
意至言羅郭無用纔葺子州可矣人苟其居不自顧
必朝廷患之令都副統制總領錢糧講修築之政
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琬稱
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
法意也遂具爲奏且合他司固請詔許焉錢二十

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
兵佐以郡府之義勇趙公杖履日出城上以勸勞之
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成於十三年七月爲塼城二
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繚甬道備
凡扞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卧而
晏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厚墉崇雉巋然於長川大陂
廣野之中環城以騁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
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戎守也 天子遷趙公金
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孟軻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
人和蓋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
更慢因循以爲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
動衆以新無用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猝則雖有堯

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明主之所鑒也

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縣主給期會而已獨江陵爲後而趙公嘗相天子知上意因力以請然則閻公之欲記豈獨以明趙公之績哉所以示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趙公名雄爲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閻公名蒼舒爲吏部侍郎待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徙焉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漢陽軍新修學記

古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而遠雖道德大備之世莫或齊焉江漢蠻荆之雜爾自

虞夏時治之畧於中國惟周以增累仁義化衍南服
至能使江沱之賸躬無怨之勞漢廣之女息游者之
思歌於正風號登太平矣然而國別土斷卒無卓然
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及楚用其民縱橫吞滅君
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卿屈原之徒議論風
旨爲天下師則怒峽之巔絕沔之涯蘭芷芳潔寶璐
照耀而楚之文詞嘗盛矣是其昔之和平專壹秉內
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或不自知其善也而悲憤
刻約琢外巧之卉木遂變文風雅而爲麗淫者亦不自
悟其失也隨習遷改常性爽越千載之後終爲楚人
之材嗟夫周道之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感其善性而
未能成材逮王澤之衰也反沉溺於荆楚之習而不

克自振可不哀歎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
以輔人主取貴仕而江漢蓋鮮稱焉豈其性與習俱
失之哉漢陽昔卽子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
地岸南卽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闡大衢商賈
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
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往往捨鄂來居焉軍
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推剝墊
壞知軍事吳興皇甫煥築而降之盡撤舊屋更起新
宮既成而堂廡崇崇百楹相扶牆甍外周赤白炳明
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輦豐實爲學官夫以輦君
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辨於政爲是役也不
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

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與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趨
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
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于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
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
亂之矣若夫利祿之學枝葉之文口耳教導媚世希
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媿也故爲記之
以答其人紹熙元年十月

覺齋記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
不素具而常存乎其於人也豈不均賦而無偏乎然
而無色無形無對無待其於是人也必顛然獨悟必
眇然特見其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必有出於見

聞覺知之外者焉不如是者不足以得之古之人其
養是覺也何道將非一趨於問學而不變乎將非責
難於師友而不息乎將非先義而後利乎將非篤於
所以自爲而不苟於所以爲人乎是其得之也死生
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
紀取極於是矣余觀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
得喪爲準的雜揉其思慮紛汨其聰明以求參乎人
情違順之間喜相翫也怒相寇也障錮其公共者使
之狹小闡闢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也於時獨
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爲天下大迷悲
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味一人之所
覺其所謂問學師友之序義利人已之辨常患乎乍

存乍亡若起若滅方與世俗交闖而未已也然則理雖常存而覺之者病矣及其甚也異端之說至於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錯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類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麤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又大異矣然其知是也其覺是也亦必頽然獨悟亦必眇然特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亦必有出於見聞覺知而後可士徒厭夫雜揉紛汨之爲已累也遂捨而求之者十八九矣嗚呼聰明固無紛汨而正矣思慮固無雜揉而壹矣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其

不缺而常存者其不隱乎是故今士之於道有二難
焉華陽范東叔名燕居之齋曰覺使余記之蓋東叔
之致其知深矣故以余之所疑質焉紹熙元年十一
月二十日

煙霏樓記

煙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
江沿淮北上至王潼州燒葦夜行投宿民舍遲明道
上車夫與牙兵相詈擊慰謝之然後肯去踐小楊湖
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絕岸敗蘆衰莽而已入濯港乃
見黃梅諸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
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斬之土無不闢而居
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堞市無廛肆屋無樓觀佳卉

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徙者以欺誕苟
且爲生促具衣食則止其於絕埃煩近清涼理榛荒
致茂好居高覽遠以遂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
知也故郡之涵暉見山與超然觀之廢址不散則偏
景蔽而意昏皆不足以處煙霏者直通判聽之西其
下中洲隱士李之翰所居稍有水竹花石之勝四旁
廬宅以寬且遠不見甚陋鷗鷺之羽鷄犬之聲飛走
喧寂各會其性林樊間錯掩靄西去對靈虬馬下等
山拱揖賓伏陰晴旦暮天地之氣迭爲升降登之者
亦如在吳越綺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濱使吟者忘句
而飲者忘酒也蓋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
聚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方有未盡爾

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疏滌其陋以安利之
徒品擇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富而教之者乎
顧今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說以遺通判事
朱君侯刻之樓上使斲之人能盡其性之德以爲材
盡其地之力以爲利生殖遂長而英發器用堅實而
久成如韓之樂公劉之芮鞠淇奧之君子亦欲其知
自茲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日

李氏中洲記

君隱約於斲久矣在城西中洲依水爲圃蔭第而宅
無所燕館不崇珍臺其間蹊隧僅通而已春陽開舒
似有敷榮擎斂氣應不厭摧落四時之序略備而已
斲人以其居而安游而樂因即而名之販夫走卒皆

曰中洲不序言也君之可稱有二焉世之豪傑特起之士豈不正其性命之情哉然而氣血之偏使常制其中和利欲之交習常行於理義終也則勢力之高下爲進退歲月之壯老爲盛衰規貶未忘而身又隨之何歟蓋君於氣血利欲之雜先盡矣遺世以順照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內不暴於外屈伸俯仰有以自信雖薄滋味簡服用約居處類然窮老而可樂之實常在矣一也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智不足以兩明而學失之略也君始學於佛既悟其說然後歸而求之聖人之道有是乎無是乎反倫類者易知合性

命者難辨於是誠得其所以不同者故其修身教人
出於仁義道德之本統而知入德之有門矣二也不
富於技而能已足者士之常道也不分於用而能已
成者士之常職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實也不求
仁則失其所以爲人求仁而不得其所以爲仁不可
止也古之人捨一世之所重以求其所謂仁者後之
人求一世之所重以喪其所謂仁者夫重與輕不先
審而以其所喪者爲所求人與已不先察而以其所
競者爲所樂可乎不可也此君之所以爲庶幾而余
之所以媿君也君已七十中洲之上木老花殘不復
計惜所察將益警言所進將益深不惰不昏以俟天命
嗚呼余之媿君未已也李氏名之翰字周翰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公河內人生於光州因以爲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
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光邊達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
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由京師
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
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表厲尊顯以
明尚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歟自王迹泯而聖賢
之德業不著士負所有而就功名以爲凡用世操術
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處亂封
大其欲而廉隅失朴拙稱任重跌宕爲豪英寡學多
愆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倫理
固亦多悔而猶強伎堅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喪而

流俗驅靡之然矣公子弟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
官使承事猶常人爾充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
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爲法故步趨中繩墨用捨
進退關乎民心爲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澤
之間誠意至義不敢加一豪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
凶憂樂之變豈必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絕倫與人異
趣者哉若夫比並伊呂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
自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衆所不向天下大擾
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遂
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爲魁傑追序崖上刻名堅石
播之外朝士皆燬廬滅迹同族廢銅當是時天象錯
矣碑首仆裂其後女真入中國海內橫流余讀實錄

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嘗不感憤決
落也蓋是非邪正久鬱不伸至使夷狄駕禍以明之
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
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侯之作併論次以明聖賢
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也

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臯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滅秦
又助漢畔楚再王其地云孔子叙書列古聖人堯舜
禹臯陶四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既垂治法而知人安
民尚猶難之則使後世何以取中焉夫盡其身之聰
明遇事成理而於性無所失豈非聖人之德人理之
正哉然而以質獨就者常遠於性以材特見者常離

於身蓋其理謬其德薄而非天下之材矣今也將合
天下而立常道則患無聖人者嗚呼堯舜之難不其
然乎自臯陶開天德之品興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
材非天下無聖人之患而患無是質與材也果誠有
之遠若使近雖若使親因之勿廢也就之勿更也翕
異爲同會以爲多續短爲長其家邦也各又爾其采
事也說勸爾故教德之方自臯陶始能治天下以常
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于成周不然則有
偏無救終爲天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
之學乃以充備盛德爲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
下之智愚賢不肖必至於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臯
陶異指耶將後世固美於教而臯陶未之及耶余不

得而知也及英布奮一夫雄狡事至微末則自司馬
遷以下皆喜稱之道之升降又重可歎已會稽陸子
虞爲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賣酒錢一千饌諸生懼且
去不繼則食絕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
許由所居北行泂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高百餘里
中山四合如攢綺繡南下蘄舒所謂四五祖瀟天柱
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臯陶氏欲
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者臯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
也故書遺陸君使刻于石紹熙五年二月

績溪縣新開塘記

田于山谷踰高逗深燒變築壘而場引其泉流以潤
澤之有所不及益鑿爲塘儲雨以待昔之聚民於此

者擇其水土之利固已詳矣若夫計田而坵量畝而
浚必使水無不足而不以雨暘之節聽於天時有水
旱而田無高下皆欲爲樂歲人之願雖然而人之事
不能盡然也民嗇稅輸而與官較尺寸之旱常以報
聞則訟牒煩而詐僞起績溪之民無善俗矣王君木
叔宰是縣之始行視民田驗其水利之近遠塘塢之
有無而知所以豐荒之故曰凡不得水者當別開塘
注田爾農不可曰田狹吾安能墾見田又刻財與力
創爲之耶教之再三猶不聽木叔曰是不足告語其
治縣節縮稍得餘錢遂請於監司買民田使爲之古
跡之廢併修之塘之所湏埤樁木石皆買與之工食
之不足者頗助之畢二年爲新塘六十八塢六買田

有自畝三十至六十步出錢有自繙二百三十以上
至千文飲田有自畝二千至三畝然後績溪之田無
不得水紹熙五年縣民始不以旱報官而歲全熟羨
矣木叔之治民又詳矣哉古之長民者示之以意其
次爲條教其次號令之最下者撻罰驅脅之意之難
從久矣若木叔知計田堀塘爲民利以條教告之以
號令使之而已民有不聽撻罰之爾夫將以利之而
已雖或撻罰之未過也今木叔以條教號令爲不能
撻罰之又不可故爲之買田堀之又爲之買撻椿木
石與之工食助之如父母符驕子然或曰非常道木
叔委曲以就其民爾夫委曲以就其民而可以利之
雖非常道斯謂之仁矣績溪之民忘之可乎不忘未

之計廢墜之可乎木叔名柎永嘉人也慶元元年五

月二十日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爲其事不至者世以爲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爲公卿哉孟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直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終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於有德而貧以夫區區自爲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言賢有德者必將兼出於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爲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爲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故太子啓事龍圖

閣學士王公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秦檜死首開
直道對策高宗寤擢上第孝宗初力請復讎不
合連守外州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公名節爲世
第一士無不趨下風者有錢公堯卿字熙載賈公如
規字元範公同邑士也與公親友而年輩稍前於公
錢公孝悌醇行爲善如嗜欲賈公惻怛長者惠貧恤
孤皆不及仕然邑人高此二公雖天下獨知樂清有
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齊是
民也而賢有德者得爲士民齊不能相治也故士得
爲公卿民得盡爲士而士不得盡爲公卿也烏得以
有司之所別異而異三公者乎使王公之用能退而
不媿二公二公之處能不媿其身此邑人所以推尊

之意彼區區者無預也雖然有一焉民得盡爲士也而不盡爲士士不得盡爲公卿也而非賢有德者爲公卿身之所以自修非修其身者不能知而有司之所別異者戶號而目熟之也悲夫此流俗之害所以或細或大而終不可息歟始邑旣祠王公于學又以爲學之再興錢公賈公嘗有力其併祠賈而遺錢者吏失之也王公之子吏部郎聞詩乃言於州列祠三公以年之先後爲次余美司封所爲且俱習三家子孫故爲之論孟子大指爲記因以審考流俗之趣好孰當否云慶元元年六月

醉樂亭記

因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美爲其人燕行往來之地

所以合衆紀時消煩娛憂豈天固設之哉永嘉多大
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步內輒自爲拱揖高不
孤聳下亦凝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闊
千尺自峙巖秘鹽港綠野新橋陂蕩縱橫舟艇各出
菱蓮中櫂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土人以
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掩百金一藏賊匠施僧
阡隴交植歲將寒食丈夫潔巾襪女子新簪珥掃冢
而祭相與爲遨嬉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爲
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外有靚袿都雅之形
其實無名園傑榭尤花異木遨者雖心競不相下然
或舉債移質爲畢事而已固不能闔珍麗窮水陸也
守長不察曰億侈富甚矣貪胥所窺暴令繩之必邏

捕以酒奪其笑語械縛撻擊破產納錢不如是權利
不數倍嗟夫以窶從奢求一日之樂而貽終年之憂
不變者何也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爲郡之
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節始罷推弛禁
縱民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遊者名
曰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公性不喜飲其
政不專爲寬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此亭成而
民歌樂之當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求嘉獨屢熟殆
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
佚游使從其教節民之醉飽使歸於德何者上無所
利以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游而爲之禦招民
以極醉而盡其利民猶有不得游且醉則其類於生

者曰已薄而人之類可哀也已故余記公之事既以
賢於今之所謂病民者而推公之志又將進於古之
所謂治民者也紹熙五年五月

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莫要於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使已立
而物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柳下惠百世
之師也以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爲人不盡如已而
已不可以苟用故必不用以伸已柳下惠不然以爲
人固不盡如已而已亦不必志於不用故或用或不
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過矣惟其於人己之分
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審故雖高而不傷物雖卑而不
喪已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

學之至極雖降志辱身而言誠能中倫行誠能中慮
則亦不以其身為私已也况於不傷物而不有其高
不喪已而無至於卑其於人已之分尤豫辨所以處
之尤素審一於恕而已矣裁成羣聖賢之道而制行
定率性盡習而教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則
斂藏以待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顏孟皆傳之古今
之義理準焉雖更燔滅壞亂而傳注終不能汨異說
終不能迷也然則後之學孔氏何當哉敬其所傳可
與言學之方歟簡傳注闢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歟若
夫人已之分未豫辨而以敬其所傳者貌加之所以
處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闢異說者衆建之成已不
忠而成物不恕是故高則傷物而卑則喪已此非孔

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采知金壇縣改舊棄陋大
為學宮請前襄陽司理參軍路芾主教後學又請余
記其大意昔太伯季札蓄德於已不較於物物紛然
就之不足已冲然自靖有餘也澹臺臧明行不游徑
非公事不出戶言偃以為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
有淺深高下然末有不辨人已之分而審其所以處
之者矣史稱子游吳人也而澹臺子羽蓋嘗從弟子
南游至江方吳與越逆興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為江
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
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祿
利則所學者固科舉之華藻爾若將教之以道則必
自敬其所傳始必自簡傳注闕異說始嗟夫去古遠

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
折之於孔氏以爲人已之分當豫辨所以處之當素
審也蓋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沈氏管竹堂記

瑞安鹽聚漁合而北湖背市達人山水閑美游者恨
不得居而久也沈君體仁始治園觀廣池以接清流
累土以抗峻峯繚其四旁互爲蔽隱搜花揀石綿日
繫月衣食所餘輒具焉然後逢客有亭延月有臺薛
梅露葯草木之奇品莫不貫序以先後屋室最大曰
萱竹之堂沈君爲詩十章聞者皆和之而北湖之勝
遂誇一時君間來記於余且自叙曰人之所欲寢處
游觀而已君子則以義安其身者也我祖高曾被忠

信服禮學嘗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
氏之爲儒百年矣暨我不肖不敢墜先緒以有此也
昔唐人杜甫詠詩稱權勢不如宗族故堂之前自生
竹後自生萱言宅舍之荒落而非其族不游也淘米
不能渾其水刈葵不能傷其根言飲食之疏薄而非
其族不飽也噫貧猶可況少有者故我過而爲此所
以合族人於堂共喜樂於園也非崇游而飾觀也子
其爲我發焉夫隨耳目之願於無窮人之常爾至游
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憾也今君據游觀已成之利
矣反以耳目之玩爲可薄乎古之人惟顏子知自備
天地萬物之道其陋巷飲水如寄泊焉聖賢之致同
而行不同也故或登東山登泰山歎逝川樂山以爲

仁樂水以爲智若此豈異人乃孔子也游觀之術進
矣大而高丘大澤放蕩獨往小亦幽花叢薄嘯歌自
命此文臣才士之所以逞其瞻逸雄豪放臣逐子之
所以平其鬱紆悲憂也累世之筆墨未有抑此而不
揚者也又可陋乎若夫流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以
游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獲焉此師曠所謂晉平公
不足以聽之者爾然則君之爲此堂也既収合宗族
同養其和平而又發舒心思持致其高潔亦可矣余
故因君之自叙稍推進之使知游觀之義未當疑也
慶元三年七月

石洞書院記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

也初洞深復無行徑薪者給採而已君始以意疏治
益前阻崖壁衆不知所爲欲止君逼視其罅遙聞水
聲出空中曰嘻是也蓋鑿崖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
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架入臻於曠平則石之高翔俯
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蕉
紅蒲綠皆浸灌於其下潭澗之窪衍阿嶺之嵌突以
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
蔭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回勢彼此
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甚樂
之以爲山水之美千載而潛譬猶趙璧隋珠璞於外
而韞於中其一日忽彰何異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闕
於昔也既而歎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於吾廬非賜

余者吾其可自泰而游將使子孫勤而學於斯學其
可以專蓋使鄉里之秀並焉於是度爲書院禮名士
主其學徙家之藏書以實之儲洞之田爲書院之食
而斥洞之山爲書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既卒
諸子修之不廢而津請余爲記嗟夫郭君遠矣以學
易游而不以物樂厚其身以衆合獨而不以地勝私
其家也自君之爲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之
久也游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盛衰
占焉學不待地也螢燈雪屋苟取尺寸而聖賢之業
可成矣學以知意爲始以盡力爲終今夫悉其聰明
傳之文字源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舉而不能知
其意則猶爲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

其鄉人必勉之使之翫雲嵐挹泉瀨心形潔清以始
終其學而卓異豪傑之材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
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時齋記

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間語余便
私之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問所以名時何也公
曰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歟非耶余方謀議荆
南不果作比迂道過錢塘公由太史乞守眉矣又不
果後十餘年余召自溫陵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
而笑曰可得記否余喪先人又輒不果其明年公自
乞帥瀘以歸又明年乃貽書曰願卒記之時之爲用
大矣發生於朽敗之餘流行於缺絕之後天地雖人

物之主而不自爲一皆聽命於時而已所興不能奪
所廢莫之與也故物無不作媚取好求必於時者而
况於人擇奇而用智爭險以賈力禍患壓而不悔血
氣衰而未已惟恐時之去已也時常運而無息萬物
與人亦皆動而不止易雖因事以明隨時之義然終
不能盡其變通而古今憧憧更起迭仆如機發輪轉
而不得停也可不哀歎惟良以息爲象時雖運而必
息人以止爲本道必止而後行孔氏以爲君子宜取
節焉是其義以止明行而非以行明行以靜柅動而
非以動柅動也時所同趨將趨而不返利所共獲將
弭而不進榮寵艷麗矣祿位酣羨矣而有甘澹泊安
卑辱以自終其身者大則範世紀俗小則委已順命

蓋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也
故能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此豈習於利害之情而
以時自達者哉君亮性退而行冲曲肱一榻水雪枯
槁不與物對而山川草木無不自得入備顧問出守
方鎮天下之言靜止者皆歸焉蓋公既有進於斯而
余亦以自警言也開禧一年二月

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始開元寺屋以里數門閣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千
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鍾梵隔雲雨欄檻羅網階陛
門戶夸耀甚不獨爲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僻陋
顯官富民之居悅眉而入賄藏好贈不實於篋而奉
佛若此余頗記僧清了者來所過空聚落迎拜金帛

之獻舟街輿憂以先至爲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蓋薄其家而厚佛僧自唐以來迄於渡江其俗然矣紹興庚申歲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激發誓以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爲難烏集其門側睨橫出漫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踰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廣崇之度與初寺相百也所謂千佛閣者居廣實爲之廣瞻智博習能誦說俗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千萬斧斤不絕聲十年方之昔爲監視今華散矣顧他釋老舍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十不能與一二也何論復舊矣哉雖然余觀今之爲生者土以寸闢稻以參種水感足而岸附甃削而平處一州之壤日以狹矣異木別草爭植於圃

陸棟深宇角勝於家醜衣卉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
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厚佛僧者而自與情之所便
抑異以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克
夫先王之道而一由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者爲
已利損於外者爲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
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爲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
廣之請併今昔之變紀焉嘉定元年九月

宿覺庵記

玄覺師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撥
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
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旣歿六百年學者載之不衰
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

余亦在其下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錢塘
本然蜀人居寬固請登焉則山已入貴家所存二三
而已枯茶敗草髣髴亂石中余慨然憐之爲於絕景
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土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
事題曰宿覺使寬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
爲風雨晦明之地而時與坊增巷友游居其間以招
來其徒冀遇如覺者嗚呼余老矣病而力不給惰而
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自期而遯流汨沒於異
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猖狂而迷惑者然
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既以自警言而又以自笑也嘉
定二年二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前集

記

章貢黎諒編集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好賢者不然雖遠而不衰愈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絕者可恃以復續是在後之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說節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

可謂賢矣卒於紹興丙辰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宅去絕幾何可不悲夫其四世孫子復病之爭愬紛然太守余景瞻曰非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至郡有例卷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更寇亂民居皆後起盜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瞻又修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絢好矣顧子復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官以廩之揚公有筆藁史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爲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齋并藏其書歲遣官祭祠然後出陳之焉嗚呼其爲楊氏慮悉矣微者可與也絕者可續也斯弗憾矣異時景瞻明銳果敢是非

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訟呼案
前兒女語之收斂鋒鏑以立綱目晝勤夜思各就紀
序今夫事之可爲如揚公者衆而或未之爲也然則
雖其未入於景瞻職業之內者余亦不欲其出於景
瞻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願景瞻非獨以其能好賢而
已也嘉定二年四月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
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爲敗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
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枚戶而償雖良吏
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温州平陽
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

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飲戶不實杯盃之酤醫在之釀強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絕少醉者鬻樵雇耕抑配白納而永嘉至有筭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沉酒之失而受敗缺之咎十百零碎承催乾沒關門逃避攘及鍋釜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頗加救助伏見近造偽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賜縣就用禾利粗足相直補青冊之缺釋飲戶之負不勝大願於是朝廷惻然許之命既布一縣無不歌舞贊歎以紀上恩夫坊場之有敗缺州縣通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

疾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某聞仁人視
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療
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
後舉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澤可出於君上此其
所以法不赦而民不窮也疏別其事以請者知縣汪
季良也爲季良請且將行其說於他邑者提舉孟植
也九月日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民於令最親也令必有宮室居處合力奉之無難也
民聚而多莫如浙東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直杉
高竹皆叢產復廂穹庀皆贅列夜行若游其鄰村落
若在市廛膚撓皆決或赴於令暮往而朝達也是合

以奉令之宮室居處愈無難也然余自童子見縣門
甚卑狹毀置不常聽屋摧破無立人處棄而即他舍
寒暑相抵突令常降氣低色慘戚不怡字民之志落
如也夫華於民而儉於令豈其理固然哉豈民姑自
營而不顧其令哉抑令僅自保無以得於民哉不然
則期迫會促月銷歲殞而不暇也慶元二年信安留
君寅始建門樓後十四年當嘉定庚午嘉興許君興
裔知縣事而大廳琴堂始克並立上極旁挾比舊倍
差厚基博礎楹桶豐碩民來觀者傾動驚駭忘其百
年之陋而以爲今日之瑰傑麗偉竦踊而獨出也嗟
夫宮室居處者言之無難而成之豈易哉夫以義則
下衛上故靈臺之歌樂於始附子罕之朴盡其末力

以仁則上安下故君之經度積累辛苦三載然後集此而猶曰不敢煩民也郭西有觀潮閣遺址平視海門衆山葱蘢魚龍變恠爲一縣竒特惜乎君既去不及謀矣

敬亭後記

初鮑商霖有屋於鴈池河南張思叔命曰敬亭且記之由此名聞天下百餘年亭廢歸薛氏子舒按舊基復作亭刻記其上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故思叔曰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以余所聞學有本始如物始生無不懋長焉不可強立也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則

復禮者學之始也教曾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是則敬者德之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非禮者而後能復禮復而後能敬所敬者寡而悅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

能復禮而遽責以敬內則不悅於已外則不悅於人誠行之則近愚明行之則近僞愚與僞雜則禮散而事益繁安得謂無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爲曰禮之未復是身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合乎禮者斯就之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當孔子時禮尚全完勤苦用力皆有條目可見也後世雖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在爾出於已加

於人小則紛錯潰亂大則爛漫充斥蓋若白黑一二之不可掩其敢忽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晝去之夜去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豪髮比日盡則所存雖丘山焉殆無往而不中禮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強之也因以補思叔之遺爲敬亭後記嘉定四年八月

留耕堂記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余孩稚時聞田野傳誦已識其趣出游四方所至閭巷無不道此相訓切令葛君自得遂取以名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殆非文於言語者所能窺也凡人衣食居處嗜好之須當身

而足則所留固狹矣然而念迫於室家莫之贏焉愛牽於子孫不能業焉四民百藝朝營暮逐各競其力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已多而猶不足者以其所留不止於一身故也嗟夫若是則誠不可禁已雖然其留者則必與是心俱彼心不喪術不謬阡連陌接容量山積而隱諸方寸之小無慙焉可也不然則貨雖留而心不足以留也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刑禍戮辱水火盜賊俄反顧失之皆是也故廣欲莫如少取多貪莫如寡願有得莫如無爭貨雖不留心足以留也豈惟田野間巷而士君子何獨不然葛君宅繞數畝無高垣大屋之居桑麻果樹依約可數有二子行稱其文卑躬側履非禮不

動草衣木食自樂其樂然後知方寸之小爲無窮而
所留者異乎人之留也若夫由是以致其用則猶外
物也哉

上蔡先生祠堂記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立皆
爲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
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迸逸一死楚一
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給事中朱震子發
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借借三子無衣食替人承
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黃芑子耕修郡志訪求
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
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黃太守來他日邦

賦之沒於羣姦者一收斂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
節遂能以其餘興小學作櫺星門增大學生食服有
珩譚噐有壘簠又設潛火立養濟葬叢骸政通化達
生死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可解甚或強
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知有難易詩曰烝
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遠也興小學近而易知
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
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取
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遇焉故
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位以
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智
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者爲善

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耕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於鼎，循墻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如久矣。子耕既洗沐之列於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余之不切，不愈甚乎？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初新安先生朱公爲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既修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爲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探詳考，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壹於孔氏矣。

姑設祿利歐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
無有知者徒爲短狹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
發明孟子不言利爲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
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
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
愈本曾參翔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蘖汎濫若存
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傳採詳考知本統所
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爲之傳揭大學中庸爲之教
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
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
歟今夫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
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

之內而不以是心爲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辯於豪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疚也科舉痒癢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宰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

晉元帝廟記

城隍晉元帝舊祠孤寄寒窶牲瘦酒薄祝史桀慢執吏惰弛不記其王此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黃公作新廟於石頭初卞壺有食糝紹配焉公謂壺名輩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晉傳四姓常爲中原共主更七八巨寇不害其立非

用材致然耶故設繪事兩廡起周顛迄謝玄二十人
表異之又謂王導謝安獨晉所恃以存也故特像於
廟西房客或顛而嘻曰深乎是役也商周之相乎終
迂衡是以銘常勒鼎烝從拾侑示其不忘漢唐陋矣
其殊勲盛烈亦紀官爵圖形貌有麒麟雲臺凌煙之
目夸其得意及後子孫忽於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
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杯之土不暇爲謀徒使文
士弄筆於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殘煙衰草之
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晉都邑千載既遠遷草尤
多尋治城問新亭豈復異時髣髴哉今不惜數畝之
宮聚其賢勞裸饋以倫山川具存楹桶可想行者翼
然如瞻太極之題止者洗然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

之好古非若魯毀秦碑愛其刳缺摧落而已苟有益
於世教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方王敦篡勢已成舉朝
不悟尚安恬自若惟帝視爲腹心之疾決意討除愛
辱逮身忠義激發至子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
過於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
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積則袴襦子
弟能破百萬兵矣蓋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二事終
始大節疑史妄評故略著云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糜錢二百萬不
薄矣未久已浸敝頽障墮級棟扶梁拄岌岌搖動如
坐漏舟中邑人以爲大漸頃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

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
耶又可醜而就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貫無贏
銖歎曰吾其捨旃士之職於學者鄭焱陳觀大趣贊
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
之品有三上者以學為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
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即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
於學斯知以學為吏歟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
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
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為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斯
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
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
雖知以學為吏燭物之智淺察已之功不深意則以

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殫測若但豎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飭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于先故樂爲君繫其勉於學者于後

利涉橋記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森叔和爲其知縣揚君言曰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箇縶索隄其兩旁

捆圖後猗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
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
樵採携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鴈蕩
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躅
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屢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
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
有橋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
子記以爲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
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
一困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年
矣君聚田百萬畝筭而步析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
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

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并著之余卧水心久往來皆
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
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効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
車則天下以爲笑彼秦函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
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
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爲今人所難
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爲書余少從叔和兄
第游每爲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
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
而返屢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於
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詠歌
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

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固以材辟矣。是年六月 日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人情欲求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况聯竹比板以闢江潮日涉之厄，尺量寸度而當往來無窮之勞，則安得支而又哉。故台州始作浮橋，十餘年而修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侯建以爲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記，郡以橋爲重事，使五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臨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縣，堅木厚材，傭工如家，高大重密，費逾昔數倍。既成，遺余書曰：吏治欲其無跡，吏術欲

其無煩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已不可以
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爲是
州不敢一日怠肆顧瞻郊垣百堵勸翼錢與券提衡
必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州旣稱平焉獲與釋
殊時穀糴復轉糶他郡所未有也吾州又稱寬焉若
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絕東南民須橋如地之
載孩提之背負壞甚則墊且溺吾旦夕去此民之所
煩敢不自煩乎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爲無跡
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
以余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以爲
異而記也今星以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千
歲之內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所容而

讀不暇編矣多而不專無乃爲名之病乎侯曰不然
浮屠之法有度人而籌以記者室縱廣肘三十其籌
滿焉苟有以利民奚厭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
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苦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
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
也豈若峴首之爲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余無
以奪其請因併錄其辭

北村記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
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爲叢花
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劣容卧起而移老堂巨屋
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閱邃宇之居褊矣洲藏者

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鰕之友
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
宿罽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歎乃常在庭際
而絲竹鼓鍾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
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峯明晦滅没近而後溪鳳
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
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
園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
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
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
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園照耀而映奪
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冲約有清識既

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
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
特爲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
清淨止演漾澄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
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
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
志和之流未嘗不逍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
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
而尚友其賢豪今公乃以築圃曲折名實大指使余
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信州教授廳記

閱上饒志無教授廳豈其缺歟教官解署必與學接

別在城之東於扣請也難且其處卑下雨淖甚則往來絕夫非其所宜居而居又不足以安缺之是也王君夢龍始至召諸生之長鄭著計曰今直舍後多美竹盡學地也民實僦之而昔人弗知改當有待學頗餘錢士得屬饗幸矣然吾不及常與士接則以義理爲餒者教官之責也於是著挾鄭僕儒余鳳分事竭作州與轉運總領亦稍頌焉未幾而師友所延家人所燕街通戶達公私便之而君尤喜曰是舉也自大官至庶役售材之節歸地之情無一不順者非人力也余以爲不然教授師也與吏異吏往任師不往教也吏治舍師不謀居也子矜之歌曰縱我不往言師不往教而子不可不來也又曰在城闕兮言師不能

捨寂寞而就子子娛城闕而忘諸乎責之也權等而
迎北面而事而避正堂以舍可也修其墻屋不毀傷
其薪木而返可也然則師必守道不妄屈而後能教
至於室廬寢處則諸侯國人固嚴授之師不以自累
也今吏部按格注擬或特命爲堂差羸數千里至終
始坐學不敢離局長吏但以虛禮揖使上車親遇反
在曹掾下所丐乞未有獲者國人父兄則曰是官使
教子弟爾舍館未安我何病課試外涉豪髮謗論山
積矣蓋君所爲喜者法使之然非古義也君既去繼
者施君應龍又曰我攜家背鄉一旦住好宅地利近
由君德也復自喜請余記二君余友也故陳其奉法
於今而思義於古者勉之明不可以徒善也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湖外俗簡樸畏事而平江喜訟善逃與江浙諸縣比其上風所從來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爲奉祠豈非公能以德揉其民於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涉歷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凝然安靜乃若老宦備嘗者賢之稟質要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鄭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爲文然後得直史館知制誥則是不獨長者盛德而又嘗以吏能稱矣其爲民補弊剔蠹鋤其悍頑而興作利政以惠養之意必有風迹可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傳也陋者徒以公爲宰相民所

夸羨甚至黽退舍蟻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
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見思雖狼狽困辱尚不忍忘
豈待其必爲大官哉不然則彼嘗所臨蒞非不多而
獲祠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觀任平江
令蓋今之平江又異昔者舊訟始決而新爭無窮逋
賦適償而追斂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敏
於應猝易亂爲整未幾而縣大治則完揭學舍以善
道示民公祠故在長慶寺去縣七十九里君患其不
足繫民瞻也即學後新立堂祀公邑先大夫皆像於
兩傍作四慕詩以風勸之其人跂而竦俛而悟盱矚
感召如公復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驟而君之
歲月不及待其久而成雖然余所謂有風迹可述必

於君取之縣有幘阜連雲二山高踰萬尋術數反在其下其雲氣異物恍惚有無之間可以渺然而賦矣

葉嶺書房記

丙寅歲驪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昇潤江池別募兵急備守補樓船器甲之壞以虞寇至未之許也無幾田俊邁爲虜得郭倬李爽皇甫斌不任戰而瀆中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子重實豫在行數月虜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家矣一日傳有胡人三騎抄水濱兩舟溺岸側城中聞之皆震動吏顛余前不能持紙喟然而歎始悟建炎以來虜輕渡江敢鬪明越之遠者非真勁悍不可敵也既挑於石跋甯復邀之定山虜遽解和州圍退屯瓜步郭僕

雖敗而亦以困歸當是時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
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不然則建康之人
未見敵先道墮建紹覆轍矣蓋有智者不待素習然
必無懼而後智行焉若子重余特以故人子碎之不
知其材至此也子重既累黜仕進路絕所居林阜折
旋號七星山葉嶺尤近草木之陰與几席相錯因度
爲書房曲徑脩廡而讀書其中以爲材無用於世則
姑寄於書而已夫書不足以合變而材之高下無與
於書此爲不知書者言也使誠知之則非書無以合
變而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係焉古之成材者其高
有至於聖以是書也靜有以息謗動有以居功亦書
也泊無所存而所存者常在功名之外亦書也百家

衆作殊方異論各造其極如天地之寶並列於前能
兼取而無禍皆書之餘也書之博大廣遠不可測量
如此惜乎余老死不服讀矣子其盡心哉無徒以材
爲無用而姑寄於書也

風雩堂記

昔顏氏樂其樂而忘其憂身如附蟄家如據槁人欲
之累盡矣故孔子以爲不可及而賢之若夫曾皙異
於三子則其樂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
乎沂風乎舞雩魯之楔事也陳宛丘鄭溱南皆是也
方其士女和會衆聚交發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狂
者固以淫情蕩志爲譏矣而內有所操不與衆俱靡
者豈不以閉關絕物爲病哉欣時和羙備服即名川

之易狎同魯人之願游詠歌而還容順體適此義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顯晦用捨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終不能畢用而無遺孔子嘗一用於魯流離困厄遂至終老况三子區區邦邑之間自許以求用何其陋也點之甘服閭里而自安於不用亦豈忘世也歟浴沂舞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未知潔己以並俗遠利以寡怨懸料浮想庶幾聖賢而出處得喪之爭能全其樂鮮矣李公伯珍築堂豫章之園命曰風雩夫蔽層丘納巨海或窮奢極麗競於難踰或苟完粗葺取其易足皆世之奇人偉士所以娛耳目快心意也顧未有返道德之場宅性命之園何哉今公久於侍從勞於方岳退而休之無所復羨而能以點

之樂者自樂也手植拱把以俟干霄沼沚微瀾如在
江漢草根木末察榮悴之態而風雩雨露之教日新
而無窮至於西山之崖南浦之濱舟車去來禽魚翔
泳無不各得其得而又能以點之樂者同乎物而樂
也然則性命道德將爲公歸宿之地乎與娛耳目快
心意者遠矣雖然猶有待於物點之樂也無待於物
顏氏之樂也嘉定七年十月

温州新修學記

學立於紹興初積久蠹毀嘉定七年留公茂潛來守
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諸生曰時飾廬廩苟厚其養
而已若夫本原師友必納諸道德太守職也昔周恭
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

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
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
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
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
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
未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撫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
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其政國厭其法銖
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
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
陳緯其終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哉夫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雖曰推之天下而
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則妄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

外爲馳驟者麤鄙而不近矣雖然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爲患者孔子進參與賜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愧終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而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諸生側聽轉相語自學官及其父兄皆請余筆受嘉定八年五月

漳浦縣聖祖殿記

漳浦五千戶良山蔽其西南屬之海特高秀多異峯相傳時見巨人跡山中羨果自熟不知名數就啖者

欲持去輒迷失道近人而竒詭不常如此非止以禽獸草木爲廣大也郭西古陂涵受衆水脩數里有真君道院初 國家感冥會按道書命天下皆立聖祖像長吏拜伏如原廟禮而殿在焉蓋必山水合吉而後神靈依之所以助民福祥祈 國永延也顧民情吏慢公私室廬無能與山答陂廢不治枯落見底而殿亦徙置鄰於嶽祠然則山水背人而神靈失其所棲宿矣故至今其俗尚陋狹反爲下邑非天不畀人也人自棄爾趙君師縉之來偶以事行西門訪道院周視良久忽若心動道士言狀因慨然曰政莫先是耶即以其力復殿舊址浚陂葺堤閉縱以時使水常滿澤而謂邑人曰據陰陽法坤申上位也水之

長生俊秀所出也邑其興於善乎陂陰爲堂中湖爲
亭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紅敷綠繞俯仰映帶然後山
水之與人若拱若揖若響若翕寢食坐起無不與接
神之居嚴以清民之游和以安令於其間上敬下順
無不自得也夫好不度義而恣情之所發故有聲色
田獵之娛珠玉裘馬之玩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聖
人未嘗不深致其戒也至於所好者山水則以爲豫
於德而賢之豈非動靜協應物之宜壽樂由反躬之
効歟然其汎之彌茫遁之幽遐家薜蘿友鷗鷺亦甘
於獨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縣寬簡即山水
之近與共樂以寧其神是可書矣嘉定八年五月

嘉定七年越州初建二莊於諸暨縣古博嶺越之西
皆海也水怒防失冒寶盆蘊白楊市兩縣間蕩爲滄
溟事聞上遽頒經常命太守趙公彥俊築堤捍之
起湯灣迄王家浦公又益以留州錢千餘萬役自秋
復夏乃畢越人謝曰昔土塘而今石宜可久無患公
愀然曰未也堤之始穴尺寸爾慢不省積歲月大潰
矣今雖壯好後將復然石何能爲初民杜思齊獲罪
家没入公請買於安邊所別贖其租以備補完一也
越爲郊畿而民不勝困卿相迭守而治反踈鹵城堞
營署無不敝缺聘問燕饗無不削損若夫命卿論秀
合樂以侑之古今常禮也然且寂而無聲數十年矣
公又歎曰越爲東諸侯率而簡陋至此况以貴傲士

哉幸吾在皆略具而鹿鳴歌矣若異日何因思齊之
餘又買諸傳氏以待三歲之用二也余知公者故以
記來請嗟夫政未有不得其本而後成其末也故捍
海之功巨而害原於小舉士之費小而所關者大二
莊之作趙公知之矣非特此也券易米而致雖三物
相流通不貴糴矣持券索錢昏暮無不與天下坐會
子犯法相望不濫罰矣勤收而儉藏以貫萬數者四
十乙亥大旱舉以救民不病歲矣有本之効也抑又
有焉夫名峯異嶺在揚州蓋百十所獨會稽爲鎮山
越之竒勝峻特擅於東南者以山也其深泉高瀑百
道爭流昔人浚而爲湖山之窈窕縈紆媚於越中者
以湖也湖今廢矣公能疏鑿以復漢晉之舊存玉謝

遺迹則治越之美可垂無窮二莊區區又豈足爲公道哉雖然天子召公歸矣嘉定八年

東嘉開河記

温州並南海以東地常燠少寒上壤而下濕昔之置郡者環外內城皆爲河分畫坊巷橫貫旁午升高望之如畫奕局永嘉非水之匯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運輸吉舟楫也而以節地性防人災安居利用之大意也其後承國家生養之盛市里充滿至於橋水隄岸而爲屋其故河亦狹矣而河政又以不脩長吏歲發閭伍之民以濬之或慢不能應反取河濱之積實之淵中故大川淺不勝舟而小者納汙穢穢流泉不來感爲癘疫民之病此積四五年矣淳熙四年戶

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即用州之錢米有籍
無名者合四十餘萬益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
之杜里長募間民爲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
以丈率者二萬三百有奇取泥出甃兩岸成丘村農
聞之爭喜負去一日幾盡畢事則天雨兩旬於是兩
灌流蕩而水之集者深漫清泚通利流演雖遠坊畧
皆有輕舟至其下民旣得以舒鬱滯導和樂而公之
治遂以清平而成蓋先王之政以養人爲大生聚所
資衣食之有無此上之責也封疆道路城郭溝池其
修補濬治之功此民之力所能自爲也如使官亦爲
之則費而難給矣後世道失乃以廢官益民者爲政
之大然吏懼其費而不復爲之或不知而一委之民

也而其勸之或不以其道使之或不盡其術則徒擾擾而已矣夫上之於下豈必與之較哉民以爲不能者官自爲之可也民有四五十年之病而上無一日之救則非仁者之用心也公之爲是役也可以知其仁矣故州之人相與刻石記之以載公之仁亦欲使後來者知所考云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